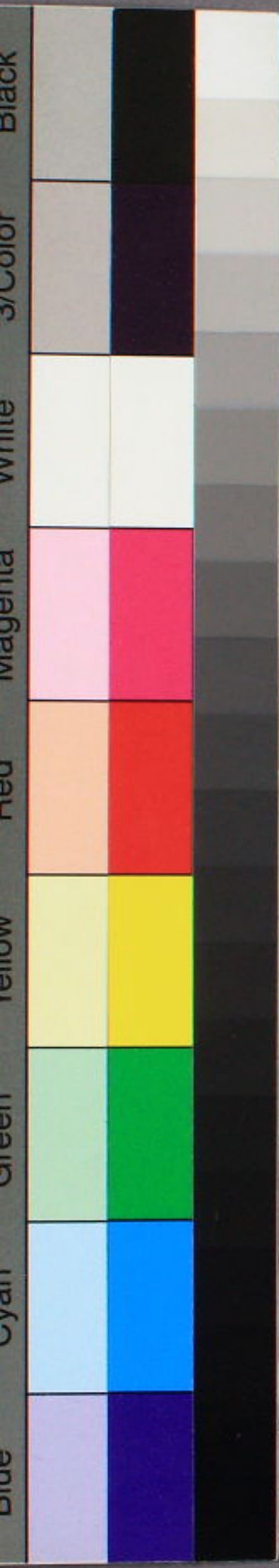


波斯鉅藏  
癸

人倫門  
人事門  
下

共十

4203  
1490  
10-10





功利 附術數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斯義也愚於利之六三復之六四見之蓋二爻也皆能自處於正而不  
言吉凶此子朱子所以贊之於本義曰理所當然吉凶非所當論者也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獲不菑畲程子曰耕則必有獲  
菑則必成畲是固自然之天理也今若有意獲畲之福而為之則是乃計較功利之私心也△薛文清曰絕謀利計功之  
心其心起然無係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意夫豈故為是迂闊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宗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  
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也義者此心之制也誠使人二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  
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功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唯富其民之貪兵唯強其國必病利唯近其  
為害也必速顧不察而已矣

胡五峯曰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則謀之

答張欽夫曰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以利害  
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慾之心賢者則起嫌避之意其所趨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  
范華陽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答孫季和曰學者未嘗理會讀書修己便先依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  
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兒樣

答劉季童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昏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利之自然到直截利處却不若董生之力也  
陳良翰疏曰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无其本而有其効也

功利術數

文





又曰孟子說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慾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而已迺者張侯敬夫狝其見於論說者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焉措諸事業則凡宏則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肖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

羅豫章文集曰澠寧問安石用事管心較法卒念夷狄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

荅呂子約曰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入於功利慶詠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不振

送張仲隆序曰古聖賢之言治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

管子有弟子職篇內分卿之制吐語載之朱子曰管子之雜以功業者者弟子職似曲禮他篇似老莊陳氏曰內政寓軍令治民之中默寓治兵之法以莊其勢而欺隣吐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

### 晚節

錢牧齋曰生平鬚眉效二頰思孤禱另立自堅瀕瀕于天壤之間迨乎崦嵫景迫棧頭惡深一朝呈身識面廉恥掃之稀隣女之光而附乞兒之火靜夜捫心清晨引鏡能不喟然而笑乎 霜後如菊雪後如松人之晚節難保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注口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道難登者亦可驗也又曰熹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功已然以不得見其人為嘆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奉三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視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凡言卒死可稱功名事業卒死可記者亦注而有之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

### 晚節

未知其果將何寄也 人氣既衰則例屢素守前後若兩人者多矣

古之言四五十人雖有所為如下山之日奄不可復進故君子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聖人所以惜寸陰者此也然衛武公年踰九十力學不已學者亦不可諉以老不復進而遂止也

暮年為學與養病一般雖死大段見效只得扶衰補弊亦多矣

少日讀書亦或有糟粕會心處一落空曰荒廢都盡白首偃口茫然不得安身立命之地所謂拋却自家無益處沿門持鉢效貧兒者政自悼也

艮之上九曰敦艮吉程子曰人之止難於久終也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故必貴敦艮於終或問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朱子曰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如何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益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闢韞底程先生所謂人不學便老而衰一句說益了

程子曰不學便老而衰說者曰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凡大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易所謂敦艮吉者不亦宜乎

昔伊尹七十就湯為阿衡斯香也晚太公八十佐文王九十相武王成王業斯香也晚東園公綺里季夏皇公角里先生鬚眉皓白出而安漢室斯晚香者歟况士之最難保者晚節春秋方盛爵位初盛孰不以孔顏期周台許洎臨小利害也血氣衰也志意滿也其不使人掩其臭者希矣於茲有一物焉草卉中至微者當陽春三月雜花之生草樹者闌班芬郁爭妍於一時顧視此物則沒口其蕭艾同色浮花浪蕩皆睥睨而功笑及其西風捲地清霜夜落向日之闌班芬馥者一夕為宿莽於是乎乃始含霜衣露新萼各綻燦然英藹然香斯則植物之有心者歲晚而後能著猶人之令其聞於晚節也梅稚馨吾嫌其早榮竹惟清吾惜其無香松栢惟後凋吾恨其無華孰如黃花之晚香乎

忍附忍則成憤則改

### 世



忍則成 憤則敗

楊萬里曰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其君之不為者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悅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其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何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乎亦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憂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昔者晉文之高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過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也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蓋憤閔之地而使朝夕咨嗟亦遲而不得遲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慎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吐力已強兵氣已振事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伐之而生朱泚之憂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之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二君之志本以來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慮也胡安國曰夫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克已然後可以治怒慎理然後可以忘怒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迂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謂迂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不迂則事必濟矣齊侯忍於射鉤而相管仲九合諸侯晉文忍於斬祛而見寺人披免於內難楚昭忍於私怨而賞聞辛終以復國漢高帝忍於古怨者而封雍藍忍於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已為桀紂者而用周昌故能五載而成帝業矣如袁紹不忍於田豐許攸而棄策士卒無不成德宗不忍於蕭復姜公輔而疎賢相終以衰削蓋亦未之思耳△人於大段去取或能自力而至於些少

喜怒得失不能耐過何也

東萊曰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諺曰忍事敵灾星杜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心上有刃為忍有斬截之象

嗚呼有夫就忍字上解忍字義者乎分忍字二而看則刃加乎心之上合忍一而看則心伏乎刃之下忍加乎心之上則其非至危至畏之物心伏乎刃之下則其無悚然懼然之意乎欲忍者恒若自刃之加乎心之上擇心者常若此心之伏于刃之下則何事之不可忍而亦何事之不能就哉

職分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賈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塔其所當盡者大小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益其職者此固為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賦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辨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今夫橫目而豎鼻者皆人也而人之道有不在是焉長大而髯者皆夫也而夫之道有不在是焉瞽而白者皆老也而老之道有不在是焉余現於世有得為人得為夫又得至於老而未能益其道者皆是也是其可愧也而得以為樂哉

陸象山初讀書至宇宙守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即宇宙內事

讓

朱子曰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跪升降俯仰也只是禮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宗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宗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

讓

分職



獲峯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廢此正是不讓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之僭諸侯之僭天子故有為而言

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盡讓卒也宗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宗心行辭讓之宗事始可以言讓有禮宗則為旺而有餘死禮之宗則為禮且不足其何以為國哉

黃紹曰國之不治起於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故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讓為卿爭何所至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

禮曰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凡讓之言直遂則疑於慢宛轉則疑於偽然而君子不避義所不安則辭分所不堪則辭未昏以慢偽自媿而冒受焉

東坡曰孔子叙書至于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叹息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吝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耳

### 持身 附修身

楊氏曰愚按易之艮六四居上體能自止其身而无咎者也然又既曰身而象又曰躬者蓋身者伸也躬者屈也伸屈在我而不在物以六居四屈而不伸止而不行此君子知出處之大義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方遜志翁曰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处于盛衰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何歎以盡走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味隨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声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為勞其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汚辱也均之為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眾人之汚辱至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

## 持身修身

自重其身者人不敢輕之自貴其身者人不敢賤之

朱子答葉仁父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矣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听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无求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

又答梁克家曰請以王通所謂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

真西山曰臯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攸久不息也為君熟不知身之當修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不作為止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鮮終由不知思永也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

朱子曰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帝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二周備人自污壞了曰舉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則庶乎可復其初矣

天頓問彭教曰太學有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蓋大學條目有八而修身居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用以修其身者而齊家治國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則無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體斯道而行萬化其在此乎故曾子一傳而子思則曰修身則道立并傳而孟子則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然則聖賢道學相傳帝王治平之道固不外乎修身矣

朱子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以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道也○周子曰治天下視乎家治家視乎身而已身端心誠之謂也  
方正學身箴曰人之營二汝則疑二人之懽二汝則安二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之儼不死于機卒死于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于家邦



朱子曰如淘米始去其糠其沙又再三淘之者恐有未盡去之沙秕耳  
蹇之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有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

安分 附知命 談命

許魯翁曰天地間當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己貪賤憂戚過為隕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負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憾之有又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對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听天所為勿任小智

朱子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胡武平每語後進曰富貴貪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為造物者所嗤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為貪富貴賤死生禍福日文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惴然若覺也功名而已利祿而已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朱子曰身外之事榮悴休戚當一切听天而無容心焉無一毫懼化之意 任運惟分

李延平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後身明道修已俟時此聖賢傳心之要法

安分知命談命

陳安卿問朱子曰程子曰行莊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為命為中人設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公伯寮其如命何皆斷以命而安之辭何也朱子曰三語皆必其不能為害之詞與不得已以听命自安者不同也

朱子曰命不可開門絕事百樣不管而安待以待之也又曰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益如不立岩墻下是也

方正學知命箴曰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美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噫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朱子曰人事盡處便是命

方正學曰為善至於君子之所能必也為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為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修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為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

貪富榮落自有定分 外經營災必及矣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知乎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武帝不能使李廣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矣曰然則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麻耕良賈不以折閱麻市是以積德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耆施能為可富而不能使富也然而富常在矣節性葆和能為可壽而不能使壽然而壽常在矣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而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而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為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明祭酒蔡清昏題其卧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

漢王充曰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治者用土為梓杆美氣形已成不可小

安分知命談命



體形

大人體已定不可增減用氣為性成命定體氣與命嚴相抱死生與期節相順形不可變化命不可陶冶言

之人命長短可得以論也  
朱子曰楊億有八角磨盤之句釋子以為知道八角磨盤蓋言麤之出於磨者有精粗巨細之異人之命分有

死生窮達之素定者亦有是也  
齊王子良篤好佛氏謂范縝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開筵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

勉齋黃氏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聰合天一生水二自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三生火二便有氣

人有體便能辨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兒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亦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所陰也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人於其身各有其室而能自知者妙

矣  
夫形人之形而性天之性者謂之人形人之形而失天之性者謂之不人而禽耳數耳

物之最大者天地果有主乎最靈者吾人也吾人果有主乎人不能自主之天地則一身非我之一身而乃天地之委

骸也天地不能自主之造化則天地非天地之天地而造化之委氣也世之自有其身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朱子答吳晦叔曰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所聰而動无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其形則身媿於形也△程子曰一髮髮不似則便是別人

容兒尚然況於德業乎蓋論謚法之過察

方山子曰或問舜有四耳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為耳目是以無所不聞无所不見斯之謂四耳目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為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文仲子曰舜目重瞳是至明之象而項羽王莽亦重瞳句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相而夏禹亦長頸烏喙禹養之重瞳猶鴛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楊龜山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听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陳新安曰眾人全不能踐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極能踐之而无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克言視所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

體用

臨川吳氏曰上古聖人作卦象以先天而其數備於八作者著數以前民而其用演於七八之象本於一而一無體七之數始於一而不用合卦其著易謂之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莫不有卦之象爻之義

焉△胡濩湖曰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新安陳氏曰學而明其理者體也仕而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靈人是有死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死用之體矣

胡雲峯曰謹按易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康節曰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

體用



朱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体而用在其中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萬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月之四象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体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字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

朱子少時寄詩籍溪先生及劉英父曰浮雲一任閑卷舒萬古青山只麼青胡衡山聞其詩謂其學者張敬夫曰現其詩吾知其人能有進矣特其言有体而无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而有發也其詩曰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明年胡子卒又四年朱子始見敬夫而獲聞其語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書其本末而叙之無忘胡子之意体無定用唯變是用口無用体唯化是体△程子曰聖人一言即全体用不期然而然也

无名公傳曰斯人無体乎曰有体之而无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之而无心者也

沈云用嘗問尹和靖曰易傳何處最切要起靖荅曰体用一原顯微无間此是最切要處○文王其知易之用乎漁者謂樵者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用火用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見乎情体用隱乎性一情一性聖人能成哉問子之灼物何必薪而後傳樵者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無体待薪然後為体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漁者曰火以用為本以体為末故靜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狎水火然也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如何爾

用可見而体不可見者物也体可見而用不可見者理也氣也○竊天地至妙之用以為自私之具者老子也

退溪曰屋宇有屋宇之体用規矩有規矩之体用棟樑堂室之体也四各有用屋之用也圓樣方樣規矩之体也為圓為方規矩之用也亦猶寂然不動心之体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靜而嚴肅敬之体也動而各整敬之用也

朱子曰花柳者折之言亦可以分体用矣花柳為体以花柳待人者折而作如何地用而為其用則可若直以人之者折為

# 體用

花柳之用則不可凡謂体用者謂是物有是体則即其体而有其用耳如筆有毛有竹其頭套甲者体也待人而甲脱柄運欲墨行紙用也以為是為筆之体用可也若以彼為体而用之則不可現朱子答呂子約書為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体而其理之介見為之用云未嘗以之入人事應物為事物之用也

邵子詩曰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定方圓体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燃潤則水体具燃則火用全水体完受火用以薪傳体在天地然後用起天地先△朱子曰体用兼舉無所偏倚乃為益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体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体哉

朱子曰康節言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体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体用也

邵伯溫曰皇帝王伯者易之体也虞夏商周者書之体也文武周公者詩之体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体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者心之体也○者心之迹也朱子曰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便是体自視耳所手是運用便

是用如這手是体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又曰体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如耳所視自然如此是体也閉眼着物着耳所拜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体人做底便是用譬如此言羽子有骨有柄用紙糊如此則体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其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体也將秤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若合萬事為一大体用則如何朱子曰体用也定見在底便是体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体動作便是用天是体萬物資始便是用地是体萬物資生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体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体陽是用

蔡九峯曰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体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宗先為天地已位体斯立為用既為体之復為用体用相仍



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也  
朱子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視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冠足不可以納履蓋即體而言包  
在其中矣

又曰伊川云中庸之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能不為二乎學者原是於未分已分之際識得一二分然後可以言體  
用一源

蘇晉叟問朱子曰易之體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慎底道理停當不以人而過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體中也  
宜也之時也穆然一契於至當之理此易之用也人何以晦是之體反是之用夫人汨之以情偽亂之以私欲回視其身不翅如虛  
舟飄尾尚何覺知此體此用為如何哉

呂子約問朱子曰近者得忠知只是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寂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  
用一原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者忠知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陳安卿曰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現體常涵然用二不雜體二用渾然純是天理  
日常呈露於動靜間日用動作云為乃是心之用未感寂然乃是心之體非用則體非用則體非用則體非用則體非用則體非  
體非用可以放過之時

### 聲色氣味

漁者謂獲者曰人之所以能食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  
辨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物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已變定體惟化是體二用交而人物之道備矣  
皇極經書曰飛者善於色走者善於辨木者善於氣草者善於味而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故曰善萬物之色且善  
萬物之辨臭善萬物氣口善萬物之味

## 色聲

## 氣味

昔我世宗大王深於易學作啓蒙要解無非至理之寓而其河洛篇曰一六共宗於北而為坎二者辨也二六為朋於南  
而為巽二者色也三八同道於東而為艮二者非氣乎四九為友居西而為坤二者非味乎此邵子所以叙皇極也其在洛  
書之數則坎之聲位於其一巽之色位於其四艮之氣位於其三坤之味位於其二此大禹叙洪範也

夫所謂太陽者乾也太陰者兌也小陽者 也小陰者震也小剛者巽也小柔者坎也太剛者艮也太柔者坤也太陽為  
目太柔為耳小陽為鼻小陰為口其所以色者本於小剛也其所謂辨者本於小柔也其所氣者本於太剛也其所謂  
味者本於太柔也而八卦生於四象以生於兩儀以生於太極之心也

### 本末 附按本塞原 根源

朱子與陳侍郎書曰昔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宗易為力揅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宗難  
為功是以昔之論善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物豈無本而生此活翁之至意

禮法度數出乎教哉而非所先也刑名比詳出乎政哉非所務也三軍五兵出乎律哉而非所要也錢帛穀粟出乎用  
裁而非所急也禮法度數而已則擊手踞曲拳足以治國刑名比詳而已折揚接摺足以治國三軍五兵而已則長創大創  
足以治國錢帛穀粟而已則斗斛權衡足以治國此四者末之非本也△朱子答劉共甫曰大根大本處彼群小壞  
得八九分以上了

朱子曰語曰治水不自其源末流跡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獸當蓋慮此也○如燭燬膏燧滅頂更  
又曰仲尼巫祿於水曰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  
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  
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

## 本末 本末 本末 本末



多寡有無

或問謝上蔡曰劉安節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歲如一年朱子曰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唯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駭擬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条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為之治道必有其本而思各其末是肩背而問手足也○又曰從事於末則功止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于四海大都天下之理多有質而超文本同而末准比之絲然質本素也八于藍則藍八于青則青而素則復矣比之水然崑崙之源也侵之則訖門積石再侵之則為勃海尾閘而源則遠矣△熙寧間曾南豐疏曰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謂本在陛下之心朱子曰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如理則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是根本 各曰大本不立小規模不正○又曰批源頭而操柄攝天操針操皆可做得 又曰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孝宗初社等老進三說其一曰養根本達夫中胡唐上七策其二曰定根本三子之言理切而事後殆無一語虛設朱子稱以偉論

多寡附無

雜卦曰豐多故親寡孫也楊氏曰昔華楚祝克而克曰辭以豐則多故尔孔子當周末極一旅人者以旅則親寡寡附

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匪非究也而制究必由心近不可謂匪非有也由此而視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習俗已成頑論亦不能救○象醉惡醒象貪惡廉象淫惡貞象汚惡潔象狂惡直象惰惡勤象侵惡忠象私惡公象慢惡禮

大小附小探大失拘小昧大

張南軒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視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視蓋物大然後可視况於人乎 尹和清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只為人自小了

大小拘失大探小小昧大

臨川吳氏曰臨之大以其所臨之二陽為大豐之大以其卦名為盛大之義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天而不相妨焉安於小成者必不成大冤惑於小利者必不見大義△大者小之積也故君子不以小善為无益而行之必力不以小過為无害而改之必勇明道曰頂是大其心使開潤譬如為九層之臺頂大做脚頂得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廓大無垠固是心境而毫釐坐利面克各別是故君子之學既見其大頂察其細既體其大頂謹其細三有未益大為益大舉大而該細積細而充大仁義之道庶矣乎○斷右臂而爭一毛折莫耶而競錐刀悵小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以歲之有凶荒而荒其稼穡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非良賈也○壞塘以取魚芥屋以求狸掘室殺鼠割唇治齧寸蝻汎濫迹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竭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蜂蟄不能如鼠冷燕雀不能如鶴期蝶蠅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蚶游牛跡之水而笑橫海之巨鱗○殺戎馬而求狐兔援兩鰲而失靈龜抱螢輝於環堵之內者不知天光之熒爛侶鰈鰈於逝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若百丈之谿其萬重之山九地之下與重天之上登璇璣之眇迫則知井谷之至卑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鷯之可陋△聽黃鐘之聲然後知律呂之細視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升東嶽而知衆山崩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流也况枯澤乎△視



治同法殊異同

日月而覺象星之蔭也何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之拜不能悅其耳烹大宰於方丈者茶菜之味不能甘其口  
大鵬之著尺鷃黃鵠之悲腐鼠△周昇商衰之光貴于庭則淫巧之工齊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靡陳新安曰堯曰大哉堯之為君舜曰大舜有大鳥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三聖相承皆以大稱豈諸臣比哉○捨榆之測黃鵠腐鼠之譏鷓鴣

同異附殊法同治

林氏栗曰唯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昏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儂坎季女妃艮其終未昏不睽也○君子不枉已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同於所可異於所可異於道而無容心焉或者欲以其異同視君子惡可乎哉

厚倫馮氏曰以三才推睽卦之義天地初上也男女二五也萬物二三四五也天尊地卑睽矣而同於覆載男陽女陰睽矣而志同於相應萬物群分睽矣其事各以類聚謂二與四類三與五類也當睽之時其用如此豈不大哉

誠齋楊氏曰禹稷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魯曾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君 君子道不苟同於人迹不苟異於俗道苟同則枉已徇人迹苟異則詭行而騷俗也雲峯胡氏曰當同於理而不同於常拂理以為異也當異於理而不異隨俗習非以為同也同人類族辨物當異以致同則於同而當異同象兌澤之說異象離火之明○紅華素質不同面而皆悅於日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味○或問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故則一○彖辭言睽而曰大衆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嘿雖不同而故於理講論文字為說雖不同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

治同法殊異同

百王一心千聖同道故堯舜湯武禪讓雖異其心則一伊傅孔孟出處雖殊其道則同

連安丘氏曰唯火兌澤二陰同體而炎上潤下所性異趨睽也象也故君子休之以同而異同以理言異以事言也蓋天下无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異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而異非苟異矣其在君子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群而不黨是也

隆山李氏曰孔子於睽之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洛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其改紀同天人之事也哉

楊誠齋曰人與人群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而狎與人為異何也如徒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皆等而封之同之外矣此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心也各晉其美故人于宗各道也豈若同人于野之為大哉○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蘓東坡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然比以无所不比為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出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狎異不能大同者亂常佛理之人也不能狎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飽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象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

東坡曰荆公之學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之美

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斤鹵之地雖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

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之貞傳曰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載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為阿黨

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馭凌灵无其制不同而鉅鹿敬显則同其規也桓圭穀璧王其形雖異而溫潤

鎮密則不異其質也

胡雲峯曰按易之同人上九曰无悔象曰志未得也上九起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哉特以八卦五陽皆欲同而三伏戎四乘



壩五用師相刃相摩不奪不厭而已適處於死與同之地超然出於群爭之表於人固无所失而於己亦未為得也周公於文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

易同人之象曰天與大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程子曰君子視同人之象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理之雅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

西施毛嫱狀兒不同稱美好均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夏忠商質不同而均於致治夷清犯忠不同而均於勵俗蕭規曹矩不同而均於成功丙寬魏嚴之不同而均於輔政

### 得失

易隨之六三曰係丈夫夫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胡塗蒙曰事有得必有失亡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三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瘡以潰為得病以去為得六三之失乃所為得也○古人云不可以成敗為是非

### 利害

朱子曰後人擬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索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蘇子曰眾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而徵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朱子曰作事先要成所以常怨

### 厚薄

朱子曰作事若顧利害其終不免不流於害者△又曰世人當此少利便至頭紅面赤則愈喜愈慍如子文者鮮矣厚薄附深淺忠厚偷薄

### 深淺

古人云前輩作事多過於寬厚後輩作事多失於薄薄則逆壞縉薄則逆裂究薄則毀酒薄則逆酸人有才者須是含蓄太深則不露淺則露惟含蓄不露者可以當大事○君子常處於厚小人常處於薄現其所處可矣

### 偷薄

朱子曰伏做椽榑而不惡做棟梁者豈非漆雕開之罪人乎又曰不要行大墻塲只就壁角裏一步便觸去無處李治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反易於掌○天下之勢有可畏之勢者易高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高者亦易應難見者難支

### 難易

朱子曰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旺堅城无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胆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不下許魯翁曰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慮畏日中不暇未明未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而初不可以易心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信哉

齊有司請事於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如是三贊者且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易為其不易也

朱子封事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操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待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是亦徒為盡言而已

易大有之初九曰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朱子曰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惧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可以无咎

小說曰謙接益角之有三美相傳曹子建作初美云為君難為臣難又難再美曰初業難守成難又難三美曰起家難保家難又難今角音之鳴丘者皆難字中詳也

### 吳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用攸伏野无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象舍已從人不虐无告不序困窮惟帝時克陳大猷曰君臣克艱乃教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忽其艱則玩其艱則沮洳以為艱而不克益其艱則畏而沮洳忽而玩



者均耳故高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真西山曰知為君之難易真知其難而能益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人之主謂言已用而不必求言而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而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克於此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葛那之安惟然克尤慮其難也方且稽眾而求事理之當舍己以求人情之公易虐者不虐易齊者不齊皆自克艱一念為之

### 緩急 附忙迫

朱子宰相王淮曰晉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氣為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淳熙年間事許魯翁曰汲汲焉無欲速脩己為母敢惰非止冬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斯言信矣夫速則傷迫促情則奔前功其不能成一也求道者最不宜急迫但當優游涵泳不達不止則自能漸進於道

伊川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件事曰其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昌晉似賢急迫△又曰橫渠謹嚴有迫切底氣象無寬舒底意態

朱喬年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現考者益有以自信甫朱子劉曰雖復終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急○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自信深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

朱子曰張敬夫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此忙事此雖戲言然京切中其病今現韓魏公書蹟惟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肯中安靜詳密雍容和穆故無頃刻忙時亦无纖芥意與荆公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學者用功誠不可太緩亦不可欲速不疾不徐妙在其中△凡事以寬和而失者十不三以急暴而敗者十常八九

## 緩急忙迫

刘元城初與二同年謁張政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勤謹和緩四字一後生應拜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常教賢後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易盡之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六四曰裕父之蠱注見各瀘川毛氏曰九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此治亂與亡之幾也

易咸之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朱子曰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注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慎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履上似方注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注只是一箇忙

朱子答張敬夫曰正如張子韶孝注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後趨之此何等氣像耶

### 經權

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柵夫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柵洪氏釋之曰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辭不外矣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

程子曰漢儀以及經合道為柵故有柵度柵術之論皆非也柵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朱子曰漢儀此說亦甚未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底是不可說事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經所行不得處只得反經依回不難字經耳所以貴乎權也虞奉胡氏曰程子矯漢儀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常有辨變程子之說則權變柵術之說可行於世矣變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

朱子曰伊川說權只是經怒也未益崑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益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益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也權者即是經之要妙尚密處也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

又曰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如不得益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起之術

## 經權



不得全出於往矣是所謂權也△程子曰權者稱錘之義何物以為錘義是也

有世患者固以正訓亦以權教如國醫但能起疾即烏喙亦可無須參苓

又曰權與往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准乎往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涼病者當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亦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亦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天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矣

又奏劄曰往自是義權亦是義○當守往則守往往當用權則用權○為未定之往○為已定之權而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往是萬世之常道故天下之事有常有度而處事之方有往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往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象人亦可能至於處事之度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矣○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陸贄語也

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優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通時之宜此往權不可死執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往而往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北溪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

潛室陳氏曰往猶秤衡錘兩斤句○或或定權即秤錘隨物依何以求合於錘兩斤句△朱子曰權是大賢以上事

荀悅曰權不可預設度不可先為典時迂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陳氏曰往所不及不用權以通之然非義精理明即差却到用權處亦着不出權雖往之所不及與往不相恃柳宗元所謂權者所以達往者也蓋往到那裡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往也經紂暴橫天下視為狎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放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往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授之者所以通乎往也用柵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往而不守往魏晉以下皆於往統未絕而欺人孤寡托為受禪是當守往而不守往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同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往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宗誅諸武而留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陸贄語也

易之隨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楊龜山曰夫趨變與常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孰能之

邵子曰漢侯以及往合道為往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受權者猶為偏也王通云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柵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惟不同其柵一也

朱子曰程子謂柵則往也權與往宜無下漢侯反往之說雖為後世借權自歸者發往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馮用之曰權者適一時之憂非悠久之用然則適憂於一時利在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柵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羹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義不然則臣於項羽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父已厲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舍身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不可得而問也

陸宣公曰權之為義取類柵衡二者稱也柵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捨輕其遠害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益精忠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權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樂之難也若以反道為權以任殺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喪亂而長奸邪由此誤也

朱子答劉季章曰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出於意趣不得已之為即是權不可常而往可常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往都安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此一線路各者同以藉口而小是走作不暇自顧而已

天下之事常少而變多聖人以其不可執也故度其輕重而制其宜焉所謂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之正也然嫂溺不援孟子至此之於豺狼常之不可膠守而權之不可不用也

文中子曰甫曰權宜亂而皇極立朱子曰義以總括權往不可將對權又曰權是往之精尚曲折又曰柵乃往之要妙尚密處

# 經 權

受



快妄戲謹

又曰莊子謂小變而不失大常... 問與以稱德朱子曰以美以行權規之則稱為稱物之美... 又曰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如舜禹後六七百年有湯... 又曰常如風和日暖固好權如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早了... 有一種道理如進君子退小人理所當然而當深根固蒂時不可便進退之頃斟酌時宜...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入皆可守柵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胡氏曰及徑合道先反釋徑之言而道之靈也及猶背也徑即常也既已背常能令乎道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 賊道多矣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放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豈非反徑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謂權也... 者猶衡之石為進退前卻使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為徑也故權者道之常也... 也洚徑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及誅亂倫之謂哉

快 附妄

古人云言快於口者多過事快於心者多悔不可乘怒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夫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橫渠曰戲謹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謹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 程子曰視所思慮動皆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朱子曰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意人也

戲謹 附譏嘲

真西山曰韓子與張籍書曰昔者天子猶有所戲詩曰善戲謔者不為謹言... 乃三俯仰耶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芥子游而非正言故曰戲爾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可知一日之惜一日之澤蓋... 星日也恣民之燕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則待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動以害之故既為東銘又為害事... 等語孝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謹時志能不為氣所流否於法知張子真藥石之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護也... 王文正曾在閩下累年時楊文公億已為內制性詆諆好嘲諷凡僚友會不狎侮至王文正則曰第四斤舍人不敢奉戲... 鄭玄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皆於莊故有戲謹之語身禮曰不旁狎又曰札不戲也書曰毋啓寵納侮古人所以戒戲狎道... 至矣

譏嘲

真西山曰韓子與張籍書曰昔者天子猶有所戲詩曰善戲謔者不為謹言... 乃三俯仰耶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芥子游而非正言故曰戲爾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可知一日之惜一日之澤蓋... 星日也恣民之燕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則待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動以害之故既為東銘又為害事... 等語孝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謹時志能不為氣所流否於法知張子真藥石之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護也... 王文正曾在閩下累年時楊文公億已為內制性詆諆好嘲諷凡僚友會不狎侮至王文正則曰第四斤舍人不敢奉戲... 鄭玄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皆於莊故有戲謹之語身禮曰不旁狎又曰札不戲也書曰毋啓寵納侮古人所以戒戲狎道... 至矣

孝先寢第子與便腹之嘲言偃然欲仲尼亦割雞之戲... 子雲之解客嘲孟堅之答賓戲... 成王沒齒不敢戲言

望城曰人於戲一向流蕩而不知檢束則未其反情和志以底于慎正之域不可得矣

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 一弛文武之道也... 淇奧之首章曰瑟方憇方噏方噏方末章曰窈方矜方... 倚重較方善戲謔方不為謹言... 陳止翁曰古人張不弛地屏不疥逞肅之不疥雖不疥所不疥者必有所悅也... 也列安城曰聖人與張之時也寬綽戲謹弛之時也

常變 附恒久變通

中蹊張氏曰不能休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以休常... 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 經曰易窮則變... 則變而後復... 則又而先變者其變之謂乎... 知柔上剛下者為變... 則知剛上柔下者為變... 矣... 知震雷暴風為變... 則知雷雨相與為常矣... 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 則必夜而復... 則必暑而復... 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其在人冬則飲湯夏則飲冰... 可以任則任... 可以止則止... 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 如孔子齊魯之去或速或遲... 孟子齊宋之餽一辭一受皆隨時... 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童溪王氏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 自晝夜積而為寒暑... 晝夜寒暑相為注... 來遲速進退機織不停... 故終始相循如環

常變



# 常變久恒變通

亡端者蓋有恒而然也唯其有恒故有性而利如此也如使有性而不利則止有今日之晝夜今歲之寒暑烏有來日晝夜來歲寒暑乎

誠齋楊氏曰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月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涼者循之以寒涼者循之以瘴暑者循之以即非由變而恒也而變也。連安氏曰其入也而在內寒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者理之所不可易者若雷入而逆風出而逆雷二物易位而相逆則謂之蓋矣故君子體之亦有迂改之義此恒蓋二象之所以不同也

易曰蓋元亨利涉大川復湖曰草之蓋也其久必腐木之蓋也其久必空蓋事之蓋而不發者謂之蓋也之所以元亨者以能飭之角飭之則不壞矣易窮則變亡則通是以事之壞者又當振而起之

胡復湖曰按呂氏要指曰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為訟泰為否隨為蠱晉為明夷家人為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利為復遯為壯震為解核為益困為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一轉移間耳

董昇曰按洪範一三四皆恒常之晴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晴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晴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既不知變易何以及能久曰一出入乃能常如四時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 巧拙

夫拙之反為巧不現於世之巧者乎言而媿河行而脂韋足不踏乎眾避之途其當官任職也現陰陽隨俯仰以便文塞責為能事以致命遂志為非計此其所以巧也夫眾之所吐而獨茹焉人之所向而背焉踈於謀身而銳於報國怯於趨利而勇

# 拙巧

於為義雖盡瘁執掌不敢有狎賢之恨者與巧相左矣嘗聞鈍者利之質也靜者動之根也古之君子含光藏用智而若愚辯而若訥以屈為伸以退為先蓄於中者恒有餘而發於外者有時而不盡也明固无不照然而明有所不可盡必歛之以晦焉勇固无不果然而勇有所不可窮尤濟之以懦焉莫邪之鋒而有所不斷也纖驍之足而有所不勝也則在我者常恢然有裕而天下之事將无往而不可濟也夫然則其以拙為用非不能巧也巧而有不用也巧而有不用然後天下之大巧故焉

道无巧亦无拙自世道漸降而人性日墜始有巧拙之目以循理守正為拙以機變徼幸為巧其於道何如也君子恬靜易退執節不固而巧於進取者以為拙立朝奉謬當事益言而巧於迎合者以為拙東備自勵非義不取而巧于貪冒者以為拙敏逆要津視之若浼而巧于趨競者以為拙是故巧者人之所艷拙者人之所諱也

夫拙于入者巧于天拙于顯者巧于道首顏之愚曾之魯猶惟若拙而巧于傳聖人之學豈非全得於天而能深造乎道也朱子為臨川守趙景明作拙翁記曰抑志聞之天下事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理而守之也其理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

方正學養素齋記曰世道之降我知之矣雕欄刻棟丹雘黜聖文而綺疏錦幃綉帷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室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孤袖約襟京肥膾腴青紅棄自甘賤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背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息卑拜頌歌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割高掠奇彩句飾辭彩雜章施為祿之資者詞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意文以通志不求世知惟禮之府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乎外者開闢之初是為太素凡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之其俗遜之故易為法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凡澆氣薄嬰兒設機弄女婦事

# 兪



游謹賤胥搢文法富室擅箠扑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无位於時不敢議也

周瀛溪拙賦曰巧者言拙者嘿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凡清弊絕異草戶曰周子因人謂已拙而受之以自京猶陳司敗譏夫子之黨而夫子受以為過也若周子所行大中至正之理又惡能以拙巧名乎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文公曰潑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因舉詩云貪家淨掃地貪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即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自然

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邵子詩曰天意无他只自然之外更無天楊龜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中謂之不作可也△朱子答連高卿曰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凡事皆從自然知覺上行不用安排計較

復讐雪恥

昔平王不能為父報讐反為成申之恩曾莊不能為父雪恥反為通齊之德管仲不能死子糾之亂反為桓公之臣其忍心害理不義甚矣曾不若豫讓之死智氏矣昔惠王晉欲報怨矣孟子勉其修德行仁以自王勾踐晉欲報越之讐矣卧薪嘗膽必待二十餘年而後孔子房魯欲為韓報仇矣奔韓故漢必借高祖之力而後成矣△朱子曰復讐者五世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必報王十朋曰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下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因前王盈誠之業而守之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與之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孝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相之讐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列代中絕之讐是也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識不討賊以謂世無臣子各復九世之讐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晉荀御罪之聖賢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為君臣

復讐雪恥 然自

復讐雪恥

為子孫者可謂至矣

陳亮曰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大變國家之深恥君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與師以贊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歸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脩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與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氏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讐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國之名雖雖存而其宗則眇然一列國身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棄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恤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者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无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公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問兩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鏗積憤不復知讐恥之當念正在上與二王大臣振作其義以泄其憤使人如挾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君臣上下宜以薪胆相礪又曰皇天全付子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達直而志論於左社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而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吐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有削平宇內肅刷回恥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恥向矣

卒

高宗朝胡寅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向之術无不修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各有不共戴天之讐而社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



四年及齊將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成九年及齊盟于莒是年為各納子糾仲尼惡之修書于策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死君動於後卜齮圍人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圍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功也豈非為後世之永監乎

真德秀曰國家之於金匱萬歲必報之誓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勉而以句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早惶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群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

衛涇曰復誓之說有兩端名與宗也蜀之諸葛亮所謂務宗者也其為相也雖名魏為賊而先務開境勤農育養民物辟田疇宗倉廩修法度理軍旅庶事精練蓋八年之久國事悉治而後北駐漢中拜罪以討焉使亮則死則中原不患難復矣晉之景延廣所謂假名者也雖知臣事契丹為恥而不知當以恤民固本為先凌為大言以激強庸

謂吾有橫磨大劍十萬大戰則來而事力宗元以禦之終致禍亂為後世笑豈非方來之明監哉

謝疊山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大誓也文武成康之宗廟益為禾黍聞者莫不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然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與所悉且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朱子答李誠父書曰今日但當時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義)

豐城朱氏曰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鞠為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退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誠是也憂之怨之而付之无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邠太王初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不去今乃無故取八百里而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有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且退怨之豈若

# 復讐雪恥

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生泣血嘗膽者今諸侯登師輯旅先復旧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

逆當是時晉之和義鄭之推懷既皆王室之勳各籍太公之故基曾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灵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重與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死一人以為言則其偷安忍恥頹隕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意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夫仇誓而臣妾事之仇誓而金帛奉之越句踐宋高宗是也越有于越之捷而宋未免偷安江左以忘父兄之誓見誅於陽秋殿下其不惕然於是振作之哉

胡氏曰魯莊公忘親釋怨先志於復誓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則人欲之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元君動於後圍人舉卜齮之刃交於

董氏武圍之間矣

陳亮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為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孝宗皆至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云復誓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髮髮蒼

朱氏曰自申誓不復而世家之也成是意鍾至之賊不正而諸侯之盟會狎至春秋所以作也討夏南之亂不出於諸

華而反出於夷狄之國請討田恒之先君不見於公卿而特出於去位之大夫更戰國與秦斯義愈晦然三戶亡秦之惡猶見於故楚之遺老使者五返欲復立魏後之義猶復見於先魏之故臣感五世相韓之德不憚破家捐軀而來報者猶有圯下孺子也天禽流行人心如故斯理詎可湮滅哉

前朱子初見孝宗首以討復之義極陳於前矣至於二十年之後則不復以此言進而但曰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庶幾真寔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言以妨遠道蓋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復



雪者果不在於抵掌撫劍之間也蓋其時孝宗已誤於近習狃於宴安而本根有不勝慮者故朱子之言如此三其初心哉亦可悲也

答張敬夫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否則惟棺槨衣衾埋於隆厚宗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蟬蚋所嘍死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昔景惠王偕稱王而孔子見之此與孔子尊周之義若相背馳者自李泰伯司馬溫公皆著書以譏之以至我國金車厘金悅卿亦相與疑之矣然而斯義也程朱已詳辨之其曰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不改與夫所謂冬裘夏葛易地則皆然者真確論也此則聖賢隨時之義也推此義則古今天下莫不各有隨時之當務而今時我之義亦可知也△春秋尊周外夷狄固萬世之通誼而朱夫子所謂區區東南事已不勝其可憂何恢復之可當者亦不可不深慮也然則今日之義惟當以文王治岐為準的修德行仁自家及國大得民心維新舊命則小國七年大旺五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若不務此而坐談大義則空言而已若不務此而只求少康則亦苟而已皆非聖賢隨時之大用也其於復讐雪恥何哉

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之凡和難父之訟言辟諸海外兄弟之訟言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訟言不同曰君之訟言眡父師長之訟言眡兄弟主友之訟言眡從父兄弟凡殺人而義者不同曰令勿訟言是則死

朱子嘗記宋之列子羽嘗有祖父之誓其守鎮江也虜使以好至建大旗於舟上子羽怒易以他鎮接待使大惧索之甚急子羽曰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乃於境外接之

綱常附彙倫

胡安旺曰三綱軍旺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與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按春秋筆督有不赦之惡曾

綱常彙倫

鄭各陳會于稷成其亂受賂而敗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各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突置儀之亂曾有叔牙慶父般闕之亂數十年間四旺并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夜霜堅冰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于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監深切著明矣

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春秋二百年之事迹只君臣父子夫婦之度无一善可紀天地之厄會也新安陳氏曰幽王之禍始於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於逐宜曰而父子之綱淪成於招申侯犬戎叛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生親罹其禍俱饒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云△古之有吳氏之米廩夏后氏之校殷之鬻宗周之類宮皆所以明人倫也

朱子嘗曰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之備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相序惟有彊稍姦克之人无所逞其志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疆而置之數千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眾哉

胡復湖曰善讀易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英難允當識長幼之序於巽澤允當識朋友之講習

上蔡曰君臣父父子親而尊卑所謂民彝也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胡雲峯曰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父子兄弟之倫末乃稱其益朋友之倫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也

朱子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天屬之所賴而正者也此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也



# 敏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八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靡然有恩以相愛  
方正各曰知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  
朱子赴召問廷平以所宜言廷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  
滿而中國日衰義理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王勢日孤人王當於此留  
意不然則是所謂惟有粟吾不得以食諸也  
各侯問立國立人之道晏子曰人而無綱常冠裳而禽犢矣而無綱常中夏而夷商矣故三綱五常者扶植宇  
宙之棟樑奠安生民之柱石  
程允夫曰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  
秋同意

## 敏速

程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則助長而不中理及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功之心雖得之亦失之視天地  
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易常速哉  
朱子曰為各固不可以欲速而急比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宗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樞焉以助之長  
豈不允益而反戾之哉  
橫渠曰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而求之今持不逮之資欲徐以所其自通非所聞也 吳臨川  
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螭蟹可以及驪何也敏而不冬猶不敏也不敏而冬猶  
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矣△冬固不

# 樂

可樂等期事固不可以欲速就然畏沮不進則有後時之憂猶豫不決則有失機之悔是故必貴乎敏也有所不聞  
聞而行之惟恐不及有所不疑而問之惟恐或後見義則勇為沛然若江河之決而莫之能禦見賢則思奇凜然  
若芒刺之負而莫之能安訥於言者所以敏於行也好乎古者所以敏以求之由是人百而已千事半而功倍之矣為政  
而務乎敏則唯與天下之大利常有日不暇給之慮除天下之大害常有時不再來之思謂攻如東功當勤於從  
事而不容於玩愒謂德如置郵當速於流行而不容於逸豫

## 樂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无一時之或息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  
哉故夫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亦在其中矣△司馬光曰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吾不知人生一  
世間何樂何不樂乎所謂樂者非娛心悅身便體噍口之事乎所謂娛心悅身便體噍口者我知之矣謀行欲遂得  
時而駕越人於途步人於塗非娛心者乎鄙衛桑間迭奏笙簧要眇靡二非耳悅者乎狐貉溫身錦繡文米  
高台曲池密室深房非便體者乎程詹馳筆甘醴精鑿充溢貢方三文雜進非噍口者乎是四者皆富貴者也非富  
貴不得是也不得是不得樂也△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愚謂困孟子之言而究孔顏之樂則其所以樂者  
庶幾可見△有得於中而樂者樂乎天也有待於外而樂者樂乎物也樂乎物者其樂易益樂乎天者其樂能全  
此之謂真樂△夫樂七情之一也自樂乎色耳樂乎聲口鼻樂其臭味身體樂其安佚乃人之常情也飯蔬食而樂一簞  
瓢而樂世復有其人哉△君子有終身之樂一朝之樂不足以為我樂也無適毋莫動靜俯仰惟樂不為則所謂  
我者湛乎其中存焉死生壽夭天也吉凶榮辱人也皆非我也而我以為喜懼則情勝矣情勝不已天怒滅矣如是而  
曰我有終身之樂吾不信也爵之所以貴我也祿之所以富我也富我者必能窮我貴我者必能賤我而我不敢不  
命焉以其在彼而不在此也是故季康我有而一朝加乎我惟窮窮極富而我以為不為喜也喜且不可況以為終身可



樂乎所謂可樂者吾自知之尔父不得樂之子夫不得奪諸婦夫天下之至親而至密者莫如父子夫婦而猶且不得相予而相奪其必有所以然者矣不徒知之又踐之也外惠於是乎絕矣△程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其在鄴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訪花隨柳過前川傍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上蔡云着他肯中真是好興曾点底事一般△嚴時亨問朱子曰曾点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處入而不自得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知不知天分初无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宦達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惟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顏曾点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洛陽雩議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点固優為之也然知樂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葉學古取歐陽子詩語名其室曰樂樂朱子銘曰呻吟北窗氣孟不降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天下之樂我不敢知△方正存曰心无媿戚怨慕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无可樂也以樂可樂而造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姦矜惟之於目繁辭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眾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偽泰之索之極其明發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運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為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為此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可樂者皆可慚惡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

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世之所樂貴與富也聲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如鼠食乎機傍且嚙且目惟恐機之及也

憂樂附憂愁

君之難卦曰樂師憂息余氏釋之曰在上而得象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師之憂也△心之崩墮驚慟察如斧斤落背加腹矣

惟天惟祖宗以億萬之命三百年之基付之殿下之受其憂也非受其樂也△晏子曰不淫于樂不迫于哀

泰之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否之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君也兼山郭氏曰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表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之意也△古人云知憂而憂入於死憂甚矣知憂之難也

進偷徐氏曰樂則行憂則違最說出易之乾潛龍意思初九備聖人之德逆容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慎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庶同於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意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頓避不失於已陰之翕也此憂則違之意也樂行憂違雖不凝滯於物而所以立已者蓋確乎其不可拔非守道之固能之乎△范文正少有次節其於富貴貧賤懽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朱子曰啜菽飲水曰物之甘者喫過也酸苦者喫過也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此是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理如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嗚呼悔厲吉婦子嚶嚶終吝都是此理△又曰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園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二中有憂而深悲之△乾愁枯恨△言咽淚涕

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輔慶源曰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達道故也

戴溪有感於東平為善最樂之對曰夫為善之人澁容中道明安人冰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俯仰安媿心平而氣

憂樂愁



和神安而体舒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此者余悲夫世之人以憂為樂而卒莫之知也凡今天下之所憂者有不出於人情之所樂者乎憂亦聚門樂未去而憂隨之千日之樂不足敵一日之憂

# 好

朱子曰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旺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憂慮大小久遠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為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得志一時則當作一時好人居官一日則當作一日好事

程明道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三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為文而欲一世之皆好之也非至文為人而欲一世之皆好之也非正人○富公居洛與邵堯夫論天下事邵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盡三何益

哲宗朝蘓頌嘗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敗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秦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括克矣好傾逆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蔽於誇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奉養於人者謂其好嗜好也

范祖禹告哲宗曰昔孟子以各王好貨功以當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功以當武王與民同欲然臣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尊民大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貨則貪而害民亦不可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申材以下之君急於救世其言如此

朱子曰葉夢得字文虛中二人所為皆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大此等人若好人在上收拾豈不做好人○方正季初作好箴曰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汝作擇好箴曰不好而學焉而回獲不愆而好焉衣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无言

# 隱惡

朱子曰人若非自有所見如矮人看戲聞人說好便說好而已

# 揚善

許翰曰春秋之義揚善伐惡垂著王道以詔萬世然晉文公乘惠休之无親得返其國高梁之禍天下之大惡也而春秋不書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為之誅子大叔以定其位陽樊之師諸侯之極功也則又不書而書晉文斷

# 忘過

自伐曹侵衛之後是何故也聖人之意以謂晉侯既有大惡亦有極功絕此補彼使相除是以皆沒不書一與之新而後踐土之勳爛然獨著於春秋使王道而不本忠恕如此則晉侯入吐之惡不除蓋誅絕之不暇豈復有此霸業之偉哉傳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其義蓋出春秋故朱子曰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

# 記功

其過矣

# 旌別

其過矣

# 旌明

列向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殺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徑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

# 報功

夫旌門之制昉於三代而大備於唐世道交表正庶賤酒感慨立節不得以被斯典而文人博史能以尺牘寸管與朝廷表別凡厲之權爭其久近

# 谷永

谷永曰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况國之功臣者哉

# 邵子

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之△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慎天休命楊誠翁曰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難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難在上而權由已出故極於過而揚



方正子曰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恥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為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為美而亂臣凌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霆霜露雖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仁與大義兼用而不相悖

麗忠烈王為世子時使僚佐讀宋史端坐以听至韓范富司馬諸臣傳必其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意至丁謂蔡京章惇奸臣傳未嘗不振腕切齒

詩中言報功者多矣彤弓彤弓弼弓中心既之此言天子之慈有功而錫以弓矢也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絳章此言天子之寵韓侯而責以功業也崧高曰登是南邦世報其功此則稱申伯之繼先功也江漢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此則贊呂虎之繼祖功也烈文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此言諸侯錫祉之功當有子孫崇皇之報也閔官曰敦商之旅克成厥功此言周公治商之功故昇魯公輔周之責也

克勤于邦禹非覬舜之報而為之也而不責之嘉舜自不能釋於其心施于四方周呂非覬成王之報而為之也而公功祇勸成王自不能不形於言然則功固臣子之所當為而報功者乃聖人之不容已華以車服榮以袞冕若足矣而猶未也予以田土蓋以附庸若足矣而猶未也銘之昇彝以傳不朽紀之太常以垂死窮享之於太廟祭之於太蒸凡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者皆祀典之所不廢社而稷之尸而祝之必以其有功於民者先王報功之典於是為至矣

善惡

慶源輔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尺載朱兗共鯀而已楚史擣抗之名觀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至以惡讎之名因為凶人之号取記惡垂戒之義也後世之人有大罪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

善惡

善人之為善也如仁孰之為仁惡人之為惡也如猛孰之為猛皆不待勉強而為之者也夫衰世未蒙為善之利身正則眾忌道直則官躓賤治則佑與言忠則恩替是故苟非志道為己之士則不能為善而多汨於流俗焉人君則不然道自我行治自我出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撫我為后虐我為言天意民心較然可觀人君非不知之而鮮能為善者欲錮而見蔽故也○問程子言善惡皆天

程子曰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比如門不出便入

語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成名滅身大事也非積久不可致也其次以小善而見於身夫織惡而及辱亦靡不影響或無善矣幸而成名無惡矣不幸而滅身者則往之有之然于百僅一二絕少矣是變也非常也比如炎天驟電感寒急雨亦暫時尔其終也亦莫不反一厥常夫自堯自舜自禹其深不可泯也然則善惡吉凶之報豈不彰彰較著哉○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先仗曰為善為惡頭面最多

五

由善而發者陽動而復也由惡而發者陰萌而姤也一姤一復或至於堅冰有厲或至於致德乾剛相去遠矣人亦孰不欲去彼就此天理難養人欲易流蔽者益蔽昧者益昧窮陰剥益而天地閉塞矣

朱子曰天下只是善惡兩端比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善惡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凋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



端 程子曰堯舜之為善桀紂之為惡其自信一也○方正學曰為子孫者欲其循仁然不欲其頤仁者善之徒頤仁者惡之

符

朱子曰善惡二者始分之中循著意者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亦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

清處惡者一向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濁處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

太史公曰善事須貪惡事莫樂○又曰見善如渴聞惡如聲

又曰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難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明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

問程子云善惡皆天理何也朱子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

朱子曰前輩有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瓦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瓦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瓦中初時黑豆

多白豆小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漢馬日碑曰善人國之紀  
通書曰幾善惡趙致道作圖明善惡之幾問朱子曰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必省宗尊字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不此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

# 善 惡

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無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是也○邵子曰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朱子曰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矜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愀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斐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滅地震萬物所驚駭亦不知

董仲舒策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



戒盈

戒盈

余生有年無一件事成無一日身安少有討較之端喜幸之望則輒有掣抗之歎呻吟之患若有鬼瞰而神戮之也至于今身與事相格命與行相軋百病九死而餘一生矣可不惕然恐懼以惻念天之明威哉然而小器易滿潦易涸得一毫以為之抗千白而自足宜乎天不悔禍而降之災也嗚呼天將玉我於窮厄疾病耶吾常動心忍性遵養時晦以投其會可也天將卒我於厄窮疾病耶吾當修俟順承以畢此奇也不容自肆於法網之外以速其拂逆之罪爰取福謙之義以為訟過之地

呂東萊曰雨暴而溢酒暴而危翻治之所受有常限危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喻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欲不滿而自不覺其滿矣

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恭節齋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灾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

乾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釋之者曰上九之陽盈則必消君子知其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者無悔矣大有之象曰非其彭無咎明辨晷也釋之者曰賢智之人明於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忘

夫憂之者不若樂之者。不若忘之者。然以樂忘憂。猶有所係。不若憂樂之兩忘。昔伊川問明道云。加一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伊川曰。歎其心無偏係。

昔顏子得一善。則拳三服膺而不失之。何嘗以忘為貴耶。故學者不可有愛忘之心。漸入於去念之境也。

昔程明道以內外兩忘之言。破橫渠惡外之累。初非欲淡然無心如上蔡之習忘也。上蔡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區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伊川曰。忘物與累物之弊。等。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深味此三条可見矣。

明道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昔人有議許敬宗善忘人者。敬宗曰。曹劉沈謝。雖暗中摸索。亦可記得。君輩何為使我忘耶。此言雖薄。蓋亦人情所不免。彼遠而能使人記。近而能使人忘。豈非以其人哉。

易之係辭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言乎君子而為國。尚且不忘其危。於安不忘其亡。於存不忘其亂。於治況下此而為國者。其可恃安而忘其危乎。恃存而忘其亡乎。恃治而忘其亂乎。



百世曠感 附尚友古人

百世曠感 附尚友古人

楊誠齋曰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無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歟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為末世廢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紂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歟大哉文王之聖歟大哉仲尼之公歟雖越宇宙相感如朝暮遇後之讀其書想見其彷彿必有如古人所稱湘灵鼓琴於秋江之上申終而人不見者  
牧齋曰繡警急疾呼之疏如越人之起死一病而一藥者臨危訣別之苦辭如鮫人之下泣一珠太史公言蒯通至父偃讀樂毅荅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流涕而死乎百世而下忠臣志士心血沾泚讀公之書骨驚肉飛獲鈞羅九鍾應者乎○古人以千百世得一知己謂之朝暮比肩  
論孔孟之世則累千載而逃也言鄒魯之地則累千里而遙也然而嚮往者必曰孔孟也鄒魯也稱道之若隔世而比隣者况相去幾百年而步武警咳之所逮者乎○覽古今書善惡之感愴必扼腕不翅如躬親當者  
張范陽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疑神靜慮自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見千載人矣  
方正學尚友記曰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為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願在我者如何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友敢友之我誠賢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昔孔子自僂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於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益性雖即吾身為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况餘人乎



又曰古之聖賢為嘗以眾人待其身我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為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為狂嗟乎今人吸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略效之不亦愚乎

又曰吾嘗試于眾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非然笑余以為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口之所食者周孔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孔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孔顏孟同目能視耳能听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神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為聖賢為學之次第可考而知矣為而不可效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月六五常而其心耶而吾心之所具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為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為哉是有故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為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此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今之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也謂周孔顏孟為不可及者委其天性者也

是三皆君子之賤也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饒双峯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无窮則其進善亦无已聖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已而不已也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子千百世之下而可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至為一世之士而已哉  
朱子申江樓記曰想像前脩瞻百世而相感眷於是非邪正之際憂悲愉悅勃然胸中恍若親見其人真聞其語

# 好古法古

## 好古 附法古

方正學曰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有必惟求之古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廣而問之官不問於郊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篋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小子而不听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問答而以道生之何以為聖人乎

橫渠曰夫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求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久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歎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古之君子推前哲而跋踵焉者有師匠焉者有分齊焉者非為傾挹而已其有趾高而長而易視古人非狂則愚也

曠然有千古之思呼牛而應之以牛呼馬而應之以馬不肯為較之辨者非謂世無人我不足為知於人故與人于不詳其志亦不求知於人或幾其前吾百歲契我之心後吾百歲者知我之志無懼於中

宋英宗朝張方平曰荀子不云乎聖王有法吾孰法焉欲聖王之法則於其繁然者矣禹湯文武有傳政而不若李唐之政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傳者久則論者近則論詳當今之世君必談堯舜臣必稱禹稷是迂攸拘生之論非適時洛用者也故臣請規唐氏之政者茲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喻漢事之意也

橫渠曰為治而不法三代則皆苟而已○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朱子曰堯舜之龍仁恭仁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孟子之願學孔子皆是好古慕聖之念也夫上棟下宇朴而不華尚古也左右書史六經之文百家之言皆古也坐而儼然對於素寢而暖然接于夢晤語惟

堯



諾而莫逆於心者古之人也。循除封植名卉佳昌而淵明之菊子猷之竹和靖之梅最近古也。寒裘暑葛飢繁渴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無非古也。至於卧北牕之清風問東山之明月觴於斯咏於斯不知老之將至者自我作古也。凡世之所謂惟愉憂憾得喪慶秋不足動諸心而惟古之信焉嗟夫古與今不相謀也久矣。持是將安故守凡事依古則真悔師心則易。昔故朱子曰：凡事未有樣者不易做。

每於古人建功著烈瓦像風際智謀度量難及難學而難處。觀言之分外親切意直而論宗若其見現古人之處將以得之於心措之於事則反茫然無窠可只覺其精銳銷歇鋒芒鈍挫無一毫鼓作奮發勇往向前之意。終未見向裡體會自立工程着力進步之窠。苟能一朝猛省於此每過於搗謙毋相於目循毋甘於自畫毋苟為安排怒然而慟慨然而起勵進取於血戰殘踈緩為細緊悠之念日消息之志彌篤。猛著精彩一力擔當使鬼神必能諒其誠金石必能通言信而大志既立課程允宜嚴密其於古人長短世變得失必撮其本末詳其曲折捨短而錄長去失而能得體極事機應之妙驗隨時作用之宜使古時之事必若今日所遇之事使古人之所以應是事者必若今日自家之所應者其精神之所存感知慮之所經營有若當體便是呼吸立判者則凡吾之精神智慮不及古人與或可企及者當無所迷於目下而如是擗捩如是提掇如是體會如是鼓作之。久以吾心本末無不能幹靈通妙圖之明識神用自當有真正知思之出來精神之風發自能驗往而知來執古而御今隨事精營臨機善應隨時幹旋之妙真無異於古人之遇事善應長而得者吾亦能然矣。其遇事不善應短而失者吾可能不然矣。非但如徒擬議於已然之迹安排於文字之末尚隔一重膜子隔靴爬痒之比也。善天下萬事本此一理是以雖人有古今之異事有古今之殊而理無古今之異。凡吾之精神智慮之所以不及古今者只局於一箇氣稟而非理為之限隔也。以今日心中所具之理驗古人日用已發之事理則其理固躍如而其事必了然矣。蓋古人之所以應萬事之變而無所欠闕者不越乎是理。今吾同得乎是理而同發乎是事豈有能應於古而不能應於今者乎。

# 好古法古

# 卒

况其已然之迹已行之效傳諸簡冊昭然其可求者乎。但到此地頭尤當精之益精熟之益熟。參會積累經歷語練使其事益孚於心腑其機益圓於日用集而益粹融而益昭。撤古今之限隔妙虛窠之相發則無論史傳中第一人物加於此者只見其人之所為若人之事固當然者必無難學難及學之而難成如今日之徒發望洋之深歎豫生十分之虛惻者矣。且人之學古其機雖易而不窠其工則其成也終難其成也雖難而若窠其則其成也終易。今若既窠其工而尚云有至難成存焉則夫所謂至易之機將從何而可驗乎。彼輕於自信以無得為得徒知喜欲速之心安小成之地者則是窠未知其機之易徒以難為易而亦終未知若何而可以有成。此何足與論於學古難易之分乎。但工夫雖已成就而若其人品之高下氣質之粹駁力量之大小知慮之淺深則今人終有不知古人者。此固仕之而已豈可以此而遂疑今人之不及古人而便以為今人之終難學古而有成哉。程子曰：君道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先王之法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難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回循之論所迂改。朱子與汪尚書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粗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諛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然遂欲廢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從恣而憚儉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已固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此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希矣。○開廣志趣樹立規模以古先哲王為標準以脩各治平為已任。周嗣恭葺其先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各宗族子弟朱子銘曰：相古先民存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已。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迎來為夜思回行咨謀詢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匪匪徐方正學贈東陽葛信記曰：天安儀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中古所謂中古也。秦漢以下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馬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



程子曰井田必凶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跡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為者耳  
此皆出於李世之私心所拘恐不可據而為據○朱子曰把其人必作面前省体其事便做身上事  
今之人不善者史蓋初無虛心遜志一段工夫而皆以已意者古書合於己者則取之不合於已輒漠然不相關試以古人之德行事業之卓然可現而與今人不合者言之卑污者以高古不可行衰弱者以英偉為不可及尚友者厭其質偷惰者畏其勤淺者難其深疎者疑其密小者驚其大苛者病其寬偏者不可與於全昏者不可與於明近者不足以識遠拘者不足以知變若此而能望其多彼之善以救我之失取彼之長以補我之短而能有所得乎外此而又有悠三二只賞其文辭只着其事迹以為偷開破眊之資進乎此者又有記聞事原申故以為多誇聞博之地雖非偷開破眊者之比而其終故於無用而無用則一也看史之時必使吾心虛而氣平眼高而意廣雖古人至行純德清風偉節功威烈雖甚卓犖奇偉驚千載之耳目者無不入吾之度內功豈鑑勸供吾之採取死毫釐起而疑難先高濶遠而難格繫乎其相契如鍼之相投鹽豉之相感如提耳於一席而神遇於朝暮於是而又必哀多益寡斟酌損益益事物自然之理而集群長而益益粹驗世事無窮之變而融往跡而益昭使其事孚於心膈而古今無間樞圓於日用而虛實相發以為他日立朝發揮事業之地方可謂善看史矣

# 古今

古今

方孝孺曰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捨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女得據捨之不來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賊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五帝則亦古矣三皇三帝三代以至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号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之非今耶

今人與古人其形同也其性情同也獨其俗與古不同以時無如古之聖人者出而為之教故也誠使古之聖人行古之道變今之俗則今可使古矣

自今日視漢唐為古自漢唐視湯武為古自湯武視堯舜為古自堯舜視犧軒為古自犧軒視遠古之初為古天下之生久矣通降而為今日則三代乃古之叔世也宜乎道術分裂百變俱作腐卷倦囊而春三天札也蓋遠古之時道在乎人而人為日用德及於人而人不自知熙然而自事而已烏暇語仁義哉道德止而仁義之名著仁義乃玄道之物欲待仁義而五道則道之不全也可知  
邵子曰古今在天地間猶朝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視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夫以古自視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視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不自我而視之也



時

用時

臨川吳氏曰時之為時莫備於易程子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夫子傳六十四象佈於十二卦不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於乾之乾終於未濟之未濟則四十九爻

時各有所值引而伸觸類而長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而吾之所以時其時者則一也而已李光曰易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九二曰龍在田九三曰龍躍在淵九五曰龍飛在天九六曰亢龍有悔蓋乾陽物也消息盈虛有時龍陽類也潛見躍飛亦有時聖人龍德也休降進退亦有時隨時之義厥惟大哉

易乾之象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乘六龍以御天雲峯胡氏釋之曰天有二時陰陽各司其半以成四時故爻位亦以六而成爻之位則各有爻之時六位時成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專指乾六畫言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故夫子首於乾

象發之數不可智免時不可常過三吉以前聖賢之時也聖王之數也三吉以後反之雲峰胡氏曰善學易者貴在識時以無妄卦視之初曰吉三曰利時也三曰疾五曰疾上曰皆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皆時當靜而靜也

中澤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同一無妄此所謂茂對也胡雲峯曰既濟之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宗受其福吉大來也蓋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惟得

時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夫文王與紂同與一時也在紂則為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為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宗有以受之紂自無受之道余○聖人不能為時故有遯坎屯困之卦

繫辭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胡雲峯釋之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即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即此所謂趨時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趨時者古今之通誼

六二



易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錢氏藻釋之曰六爻相雜而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  
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于盤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易之隨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節彖曰天下所隨者聖人制作者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  
周者豈聖人智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霜風慘烈周矣不藝未炎氣赫曦雷明不禦寒○智者不死時而妄動不後時而失機故作者以乘時為  
貴易之損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胡雲峯曰以天下之理推之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虛者察之惟  
隨時而已

無妄之六三云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程子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  
人足以益為矣豈待累聖之繼作哉時乃事之端而耕田亦必因時而作也故聖人隨時而制宜耳

堯得乾之時孔子得坤之時聖一也而時不同君子不能為時能為時其孔孟之違亡歟不失時其伊呂之汲歟  
以乾之健也陽也具四德也而初戒勿用三戒惕若四戒或躍上則有悔吉而無咎者惟三五而已君子之得其時難矣

東坡上兩制書曰治事不若治人○不若治法○不若治時○者既所以存亡天下之所繫也茅鹿門評曰此於宋  
事

明太祖諭宋濂等曰漢高初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漢三代之旧乃遠巡不遑使漢家終于如是三代有其  
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智者不先時而妄動不後時而失機故作者以乘時為貴  
蔡九峯曰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曰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而俟時

夫天之有四時也春以發生之夏以長養之秋以肅殺之冬以閉藏之當春而不能發生非天也當夏而不能長養  
非天也當秋而不能肅殺非天也當冬而不能閉藏非天也故四時之行各得其宜而不相悖焉則天之所以為  
天者易為而無於亦曰至誠之道而已為人君者為能誠其心以益其道則其於時宜之改猶及乎也

# 時

非天也當秋而不能肅殺非天也當冬而不能閉藏非天也故四時之行各得其宜而不相悖焉則天之所以為  
天者易為而無於亦曰至誠之道而已為人君者為能誠其心以益其道則其於時宜之改猶及乎也

易之隨曰大亨正無咎而天下隨時隨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程子曰天下所隨者時也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  
不可為曲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編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

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夏目之不被裘者非愛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策者非簡也清有餘於適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朱子曰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  
一其時孔子不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程子曰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應大過解華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漢李尋奏曰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內裡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

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教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湯  
武不能舞干羽于桀紂之時堯舜不能任仁德於苗鯀之時

易六十四卦皆以時為言則易之一書固非時也伏羲死得其時之義故觀天地之時而創為八卦又至周公繼其聖  
而知其時故佐魯蒙孔子總十聖而大卦故別為繫辭以解其六十四卦之義由是觀之則孔子之為時聖也現於

易可知矣何必較看於伊惠之道然後知其為時聖也矧予時行時止特是天子之一德耳得乎淳朴之時則  
可做唐虞之治得乎質文之時則可做高周之治而時不我與故不得已做治於簡編之上以正夫春秋三百年

之時若使處之於伏羲周文之時則春秋一書可以為八卦象象之書矣

幾微 附防微杜漸



樂微防微杜漸

司馬光曰虞書曰兢業二一日為機何謂為機口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也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強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否平不改否性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改未復之始也。古之人君有始為象箸者奢之微也有始通西域者爭之微也晏起衽席者惰之微也寢玩蕙章亂舊章武之微驕之微非生於簡賢而慢士乎淫之微非起於昵邪而好安乎卑官惡服防奢之微也宵衣旰食防惰之微也修我車馬飭我兵刃防爭之微也法我祖宗任其強土防禍之微也握髮吐哺以待天下之賢則驕心無自而生去讓遠色以貴天下之德則淫心何從而起笑嘖不為誰敢驕假而行權柄不務孰敢感之擅。夫幾者動之初吉凶禍福之先見者也一念不加則瞬息已遠一時不察則噬臍莫及自非憂深思遠之君子豈能防其微而杜其漸乎。○流金燦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矣墮指折脛而一陽生暑於此漸矣。宋子曰幾在誠神之間安卿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正心發用起是決擇起然幾要處在幾。幾者動之微聖人先覺賢人知幾眾人先失幾。○陳忠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元祐中鴻臚卿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病方無事之時語人曰後必有大有夏則眾必駭笑唯識微見幾之士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於無憂憂者至憂也。南軒曰為國有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延平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慮生於所忽吳伯英以高業不經不實事問晦翁以答義與否先處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因告以夫子微服宋事夫子

遂知茶始皇山於沙丘康節病卧能知趙元昊寇於幽州于公高門而待封嚴毋掃墓而望喪

直木自伐

有為我之學者物性不願材也材則為人用則病於身故木以不材壽雄鷄自斫其尾故曰巧者憂無能者飽食而遊遊君子非之曰天之生物必使之為用也材者用而貴不材者用而賤貴者勞心賤者勞力心無所適而以自暇逸為得計者天民之害也械櫟至不材也而益於薪樵枿櫟豫章之材也封植而稱嘉樹焉盜驪乘黃馳金羈月題一曰才里而羸才瘠牛而懸於庖厨以材不材為禍補者至此而說不窮矣士之生世惟才抱身出事事至成尊至庇民之業乃其志也地不能無險夷事不能無劇易吾惟知隨所遇而致其力焉勞逸安危非所慮也地不為人之患險而去其遠天不為人之患寒而去其冬君子不以眾人之誦而易其行也。封以殊副象以獲焚蘭蘭以高岸拔以文犀以角而託烹齋以脩而被害雉以米而受羈私以明而致藝虎豹之文未射猿猴之捷而未格鸚鵡執于能言蝴蝶捕于善鳴甘泉必竭直木必伐靈龜必灼神蛇必暴丹以舍色磨肥石以抱玉碎管柱可食破斷之漆可用放圓之鐸以声自毀燭以明自燦樗以愚而免剝郭以苦而不涼。

士禍 附人才聚散

禍者見污純者見疵其文好者史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有五錐此其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者必先靡周錫斲尾獲免犧牲山狙見巧終必以害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雍蔽好遊水者溺於水好馳騁者墮於隄。錢牧齋曰龍火漂焚朱邱震蕩天心帝意交訌并怒鬼神助其凶虐君父莫可如何而東市之難作矣自古國家

直木自伐



士禍人才聚散

大運不造殺氣將盡則必有忠臣志士適逢其會刀輪死空熱鐵在頸犯陰陽之治而八天地之劫有不知其所由然者此固非人臣之罪亦非明主之過也  
又曰截之口能無重恨于謫言夢之天抑或纏悲于疹瘁清濁同流玉石俱燬世運往矣天不可問矣  
余才子論君子以人聚散曰國家五星聚奎宗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務雖械櫜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過是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皆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漏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靴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居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形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散新法不合者益散未幾而條列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盡歸於吏額之小爭侵淫於調停之初訖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益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錫躡躡忠賢曾草管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召之太過其為禍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語差除為喜而曾布澁益志在明奸置改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道愛助而左軾輟右京下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畫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謔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棄皆捐一髮或死於圍圍或死於殿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栖居於林泉之下屏迹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仇一時知名之士朝除夕拜畧已止遺矣險小人相共反目而威壓之餘更引非類布居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廢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壬屏屏相黨之禁愈四大夫之秋愈醜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

士禍人才聚散

也 北門秋作北門即神武  
否之九四云有命無咎時唯也揚龜山曰東漢之裏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實政何進信元舅力之親招集天下名俊宏德共起而苗之宜若可為然命不出於君而下不應故其時類皆陷於秋  
朱子曰世知東漢黨錮諸賢越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秋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衛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齒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論胥以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听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挽回救民於萬分有一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極數之害孟子豈欺余哉  
易之無曰剛當位而應其時行也隆山李氏曰方陷道長盛之時君子不思隱忍而避避乃反益力而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弘恭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避其迹以避終以及秋桓是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避其跡以避終被誅戮此豈非失於避剛所以隨時用權之道耶 晉三卻害伯宗及梁弗忘韓馥子曰善人國之紀也而驟絕之不止何待  
易之夫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進齋徐氏曰以威進之五剛決襄一退之一柔若虞朝之去西周室誅三監則寧有貞勝之虞哉後世之賢者欲除君側之惡不知夫之義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於君子之秋而家國隨之可勝嘆哉 口 茅鹿門曰執政者方瘠天下名利之相以快恩怒不特擊之任路并及其岩壑之間而媒孽之彈射之又從以網罟之我國以士林名者多不得保其性命培蒼於英商朝者見於魯山草際之際培蒼於成商朝者益為燕山時所斬伐其餘已而乙巳之秋伐林巨卿下及空陶莫不被殲



以我朝已卯事言之慕齋當初知道之不可行且知南家之躑躅終必為禍故為遠避盤礴而卒保其身斯可謂明哲保身矣然而當時道理言之中而之眷待不為不深當其靜庵諸賢同撰王室強此之襄艱彼之進使吾君不入於小人黨斯為益善益美矣朱先生曰使某當之則當有甚於范滂楊球之所為程先王亦曰東漢士人若是明理皆是大賢也然則未嘗以為善而見敗為非也然則後之學者亦當以明理為務要得於大中至正之域斯可矣若必慕齋免禍為至善而一毫差跌則其不入於胡廣者幾希矣

早夜所思慮惟在於政疹民隱憐無項更寧卒之身飾謗鋒不能考終補善之理安在彼世已香已重人爵輕天叙偷時射利屋潤身肥國家安危邈如胡視越瘠不拔一毛雍容顧盼自擬聖於涉世及笑君子之所為亦以少不鮮事挑生厲階甚者或至戕賢賊能以植固其勢此輩類得於君安享祿位老死舖下所謂禍福者亦昧矣是故人之言曰謀身密者其較朱謀國忠者其族亦父戎其父兄勗其弟以模稜為明哲以匪躬為得薄士習以偷世道以丐悲夫論人滿朝媚嫉丑目以為偽學為詭激指以為尚奇喜事為變更回章凡一時之賢士大夫莫不鋤治而芟刈噫茲數言者非古今奸黨搯陷賢士之一弁乎尚奇喜事更回章之謬前則司馬光之賢而不得免高詭激偽夸之謗朱熹之聖而不得免焉況今末世奸邪之無所忌憚者欲搆賢士之罪則何患無辭哉

朱子去國至有乞斬者士之稍以佞名者無所容其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履易衣冠押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朱子云餘趙汝愚久不得書令人傷歎山谷云故來方道遠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

誇矜 附驕溢

誇矜驕溢

不誇誇范希文不誇政事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誇生于所不足而誇則無時而有餘矣今之為詩文者割于耳備于口口不知其穉然無有也而汲然誇示于人亦難然誇之富家翁之有而誇也猶見笑于其人而况于無所有而誇者乎古人云自大者不自足者不足

中孚之六四云月幾望鼓峯方氏曰人臣功業已感而不敢居其滿故有月幾望之象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是也謙之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童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曰降水整言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

夫人生天地間抱負極大雖有伊周事業孔孟學問皆不過本分內事或者富貴然自以為多豈非淺且小哉人有誇矜者必不能進於為善故誇之一字壞人終身正如暴富兒郎不耐所得說黃說白張皇自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復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美謝曰是箇字句皆細檢得來痛益在這裡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座同志者曰此人為今切問近思者也

胡致堂曰夫於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歛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剪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世家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國家賞而又賞也不聞周公亦以此自矜也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見也驕吝者盈而歛之謂歛

蘇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易之坤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程子曰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呂東萊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錮治矜矜深匿名迹然愈錮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宵中淺狹後有一功善便無安善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比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溢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溢溢都不須開費力



感應寂感

感應 附寂感

中溪張氏曰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人也以心天地交感而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有和平之治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於其所感而現之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矣

張彭老曰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聖人天下以和平相感應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也合而言之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翕張闔闢此之喜怒哀樂即彼之舒慘榮悴道化之宰生意之充天地即聖人之即天地也。龜山楊氏曰吾按易之咸初言咸其拇三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脢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爻由一身視之則心是也狎不言心其說蓋有心而感物則其應必狎惟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焉其繇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尔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故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連安立氏曰咸六爻以人身取象上卦象上体下卦象下体初在下体之下為拇二在下体之中為腓三在下体之上為股此下卦之序也而四在上体之下為心五在上体之中為脢上在上体之上為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拇腓股隨体而動應感者也脢不能思無感者也輔頰舌以言為說不足以感人者也皆不能益乎感之道惟四居心位為感之主似知感之義者然無心者固無所感而有心憧憧往來亦不能以感感之道其難哉大傳曰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感感之道

胡雲峯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形與氣固未嘗相離。朱子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兩陽而不成只管兩便感得箇陽來陽不成只管陽已足是應又感得兩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曉頃著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生一出入一注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故程子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感應寂感

建安五氏曰感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咸故感者心而為感也皆也惟無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象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厚齋馮氏曰剛柔質也感應氣也乾之氣感乎坤之應之而成兌是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之應之而成艮是乾與坤

臨川吳氏曰日之往而有月之來日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墮曰寒之往而有暑之來曰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代則歲成不缺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伸也又感往者之屈而有明生爰成之利此天道往來自然之感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愛敬之心感於內而作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吾仗者自庖羲氏以來所守而相傳者亦曰寂而已矣太極取之本也一動一靜而萬物化醇焉人心寂之次也一感一應而萬善流行焉是以大學綱領在於靜定非寂之謂乎中庸樞紐在於戒懼非寂之謂乎戒懼敬也靜定亦敬也敬者主一無適而已矣主有所守也無適無所移也也有所守而無所移不曰寂不可也

陳安卿問朱子曰赤子之感於物有天然不處有存以人處如啞鳴震搏則天然之存也如飲乳轉舌孩笑者則存以人處也又有人之天處人之人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情則喜違情則怒凡其嗜好人之人處也朱子曰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

朱子答陳安卿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易傳之初九曰咸臨貞吉童蒙王氏曰咸感也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優正之人故曰貞吉

交



易之咸亨利貞取女吉問丘氏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礼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於睽離故曰亨利貞  
咸之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誠齋楊氏曰鍾不鼓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惟物有不感而自動者乎故以居為吉  
咸之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尔思程子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兩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若往來憧憧然  
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係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故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雖物有萬殊事有  
萬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無不感通何思慮之有哉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屈信往來明感應之理也夫感動也有感必  
有應凡有動皆為感二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不屈則無信而後有屈規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  
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  
利其施用安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益於此矣  
朱子曰物之感入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窮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此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亦是自家好惡無節  
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他誘去  
方正子曰余現乎大澤之波而知易中孚之義也方其一碧千頃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而已風蓬之馬  
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浩者沸帖者震縈縈縈縈動清迴浪噴萬級相因波怪莫盈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為  
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若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  
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  
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為中孚又巽順

# 遊賞與勝覽

六

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悅而信矣於義為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  
又精也夫入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感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以智計感之猶以火  
投澤也徒自勞耳以号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感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

## 遊賞 附興勝覽

收命曰自有湖山以來吳人韻士留連興會與山光水色相御于無窮承平之世天地暢悅草木亭園池極目歌  
舞載塗山不益而高也水不益而深也若夫喪亂之後焚如突如凌夷墜改于斯時也禽觴載妓友佐石虛聊  
復以吹噓翔風招邀淑氣是亦造化所使為向萌甲拆之兆也。江寧谷遠山高石繁

昔菴子瞻嘗與王定國乘月置酒於黃樓子瞻謂定曰李太白死世以此業三百年矣夫子瞻死去今又不知幾  
百載不見子瞻之樂亦已久矣豈意吾輩於今日得復續二仙之奇興而以跌宕於佳山水之間耶

鄒子所論赤縣神州乃十分天下之一自六合之外而視之則固不啻若碾空之在大樸矣而况蕞尔吐僻陋在夷裔  
山海不足當中吐數郡之地則不啻若粟米之在太倉矣顧乃生於其間窮三然相誰公乎御子以相夸毗者何異醜鷄  
蟻之於瓮中乎男子生而柔強蓬矢以射四方示將有事乎然城居水處浮沉異域至於生死而不相往來者多矣  
其間徒有絕世雅俗如屈子之輕舉子長之遠游尚不能益裨海之內况其外乎東方雖褊小要自提封數千里疆  
域之內名山大川瑰偉貞色之規何限猶不能窮搜而從探尚何論中國之九州乎。柳州邕州馬退山亭記曰美不  
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滿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古者柔強蓬矢之制蓋誌此也東吐在海一隅折長補短猶未滿四五千里僻小之甚也生于其  
間者足迹目力宜若無不遍焉而邦俗狹陋小凌厲闊大之氣安於故常局於區域居不踰防里慮不越閭闔况  
脫輕舉游方之外乎若愚也雖非無意於四方而少也多病重實是守長而登朝印申不暇無緣自致於遐遠之表



得償其破浪之願 一尾枕草薦 享清福謝塵白

柳州鉅錡潭西小丘記曰清冷之狀與自謀營之志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澗然而靜者與心謀  
胃待食而飽肺待酒而潤肥膚待絮而溫至於心師無所得而茫然乎瓦甓乎心者也才命乎氣者也陳無已曰  
萬物者才之助子長之遊蓋由是道也 品藻山水平章風月

天之有河漢星宿地之有山川瀆皆律錯錯綜紛紜若錦繡之在機杼蓋天下山水之奇秀瓌麗駁人耳目者不  
勝其多矣人之互迹不能遍而目不能窮其在九州之內者中旺之人未嘗聞其有益之也其在九州之外者居其方之人亦  
未嘗聞其有益之也况北方域殊別非其身之所能往者乎子長之視博矣而意不在於一若一涯實心之得如謝靈運至  
吳運迹之所在初不出浙越之間環百里之內不免於遍又必待感徒象人斬木開道而後進則不得復築何矣彼固  
不能極夫危顛絕崖幽深奇異之境而只以驚擾閭里指作山賊而已無足取者

魏文侯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邠康節云通洛陽城皆可遊凡山河之勝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也

東山川聞於寰中北起遼南極于海首尾數千餘里巨嶽深瀆縱橫錯峙殆不可以指數中國之人滿海東望流  
雲濤煙浪之外以為蓬萊方丈神金之所窟宅即皆在是狝狝恨其夙世緣薄緣不生羽翰弱水取莛無由而至然居  
此方者有出有入生死於其間而亦莫有窮殫奇之現極神位遊以快其心目無遺恨可不哀哉

東國輿地勝覽我成廟朝所纂集也成廟以御熙之學乃於萬機之暇留意輿地高誌倫宣誠慮思慎等撰次為書  
首自京都下及諸道沿革之有異風俗之不同尊而廟社陵寢而宮闕官府學校是教養之地物產乃衣食之源論人物  
孝子烈女為之綱語形勝則城郭山川為其要以至樓亭寺社驛院橋梁名賢事蹟騷人題咏纖細微隱靡不備錄雖  
歷代之久四境之遠一開卷而瞭然如指諸掌寔一旺之勝覽而列聖之所未遑也蓋若於周官作國作野之法度  
而郁之乎文哉 駱雅頌神烟月德管

# 遊賞輿勝覽

六

余母以皇極經世書推善元會運世數又以張朱諸先生論天地度數者推則天地一元十二限之數及太極圖爻  
兩步之內可以盡知以一元之數較之限之速則一元之欠猶瞬息也天之高大較地之存厚則地於天包之內譬大盈盛水  
以虛光浮其中而今月謂中旺者特虛光中之一片地也古往而今來之壽考者既如彼上而天之高大下而地之存厚又如  
彼而人區生滅於其間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十二限之二萬八千二百九十九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之間天之百七  
萬九百三十三里之下地之四遊外降東南西北各三萬里之上二氣大化之中而一元之數猶不免為瞬息則雖八百歲之彭祖  
尚不為一瞬況生不及百歲而死者耶地之廣厚於天之高大比如大盈盛水虛光浮其中而所謂中旺者特虛光  
中之元地則猶生於中旺極遠聘如周穆之宴瑤池張騫之窮河源猶不為遊於房闈之內者而馬跡及于長  
之所歷則片為房闈之內躋步之間也然則今人生乎虛光中一片地之外世成之壽彈丸之一小域年過于強之壯江淮  
之歲者倍之足跡猶未遍於彈丸之內而此後為人世者又遠不過三四十年則其生滅之久不且為一瞬之一瞬其遊  
歷之速不且為躋步之躋步豈不哀哉二極長公所謂來吾生之固更渺滄海之一粟者亦是自大語豈虛浪舉也一  
粟而已矣人壽之久速則與壽理何以遊歷之不能遠適者此乃人自不為耳豈不重可教也

室備地家為世人之地位愈高則其地愈異矣 周王之馬跡不至附公之履蓋不及

柳州潭州東池戴氏虛記曰地惟勝時人而居之則山若僧而高水若關而危虛不待飾而已矣夫以泉池為宅居以室物為朋徒  
據芥幽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懋文相贊者也

又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曰勝之適大字有二勝如也與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瞻宜抵丘徑伏  
權養直處回合則 〇朱子答丘子服曰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入戶登山臨水與如何陶咏此句甚覺塊處之憤而力未  
能出奈何

又永州新墟記曰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而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獨濁而流清豈



不欲齊貪而支庸公之居高而遠豈不欲家樞而戶曉夫至則是堂也豈稱草木土石水泉之適然山林之現歟  
柳州零三亭記曰邑之有游現或者似為非改是夫不然夫瓦煨則慮亂視壘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又曰禪謀野獲氣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不洽入則遊現者果為政之具歟  
東人每恨不得生中吐徧觀天下名山然鴨水東數十里豈少山哉而尚未能徧現何暇遠慕中國且以全剛擅名天  
下中國人至有生高麗一見之顧而或至走死而不見忽而慕遠其亦蔽也昔胡康侯行部過衛岳愛其雄秀欲一登  
覽既而非賊事所在也遂至今或有以此病太守者則將以朱夫子南康古事每旬一勝序序者解焉其誰曰不可  
昔明人吳廷簡見黃山以半生所見皆土堆石塊耳今見是山良然○螢火萬點俯仰流光禽黃鳥聲前後應和  
余少喜詞賦於心最所契狎孫興公夢遊天台種子曠赤壁而賦而已因此私自謂斯區也固以奇擅天下然矣至  
若是絕非是殆丈人者之夸詡以自張大其遊有未足信及現古人之論以為司馬迂離善於為文字苟非生平壯遊周  
覽乎域內名山大川以抒其奇偉踈高之氣其文亦不能至是於是乃知彼三公之於文亦然奇山異水各有以過其心而  
當其下筆為賦淨際沈澗若波之湧而嶽之立雖彼二公亦有不自知者矣嗚呼以夸詡為意尚矣信不信之是論哉○風  
月會其神芳菲助其和松篁比其操江湖志其信禽鳥之音為我韻勝也山澤之氣為我騁恠也  
天光水色上下如鏡奩柳雲綠高低如幕○沐耳清渠之瀆晞髮茂陰之下  
方正季曰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群嘲嘯烟靄向即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澗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以  
泉石為尚畫以岩穴為軒楹以清流為甘醴以風月為良朋  
春雲浮空高下玉樹夜月浸樹表裡水壺朝陽東景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群木紫翠

寓寄

夫天寓於地地寓於水天與地猶不能舍寓自立而特寓以存吾何以舍寓也老氏守之恒其寓不得焉佛氏厭之脫其寓而  
不得焉其不能舍寓也久矣吾之軀吾神之所寓也吾之室又吾所以寓所寓也  
人之在天地間其真有耶其真無耶以未生現則本字無也以已生現則專字有消其止也則又返乎無也若然則人之生也  
寓乎有無之際者也大禹有言曰生寄也死故也信乎生非吾有天地之委形也生猶寄也况自外之榮辱乎自外之禍福  
乎自外之得喪乎自外之利害乎茲皆非性命也寄焉而已其可常乎達者喻之曰安時處順聖人論之曰居易俟命  
隨境而懸解盡性而事天其故一也寄之未也如無所寄之去也知其本無物寄於我而我無寄於物形寄於心而心  
不寄於形即何所不可寄乎

行旅 附歸期 勞行役 恤臣民 往來

臨川王氏曰入而麗乎內所以為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為旅  
吳氏應曰謹按易艮下離上為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於鄭是也諸侯有諸  
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人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弊哉  
謝良直曰兩唐罪重以役而損言飲期也亦木姜之勞還卒而詳言飲期也四世之使虛乎哉勞何時勝之自我心傷悲古甫在鎬  
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入之勞苦唯恐入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休羣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恕亦以  
為序情酬勞之仁豈有益期度哉至周室東遷之後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不怨之意混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范氏曰居而相推則退期而不至則憂此之情也文王遭戍役周公之勞故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思以恤之故其民樂而迄死聖人能通  
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盡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處勞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若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告以改期念其勤  
若哀傷憐恤不盡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惆悵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苦之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適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狎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踰時不返也然未微之役逾年  
而故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寓

行旅

歸期

勞行

役恤

臣民

往來

充



謝靈運曰按詩鹿鳴四牲之饗樂出車杖之勞來入之勞若君無不知一毫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休群臣也千岁治安之本蓋在此視衛風止門之世臣至於終廢且貧祿不足以代其耕矣出則掃當王事之務勞人則當王事之煩使人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偏諷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無怨其君下不怨其家而呼天此棄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功之衛之所以亡也

在易慶之諸文其往來之義而初大以進為往不進為來掃異焉者在下故也六二不言往來愈慶之為無无專乎王臣者也九三之未喜者三也六四未連於三也於以朋來於大慶之九五并身無位之上六而利見皆三之為也乃今九五存上而尚不自以出慶君子又方之善臣也往來非所言及欲為初六之來耶在困三三交有往來違待之義九則曰困于酒食酒紱方來九五則曰困于酒紱乃徐有說君子以九五而際九五躬未行直祿猶素施困于酒食之謂也義非苟合期不必早乃徐有說之謂也且未也臣且未也此時何暇為歸來賦耶

### 目幕慕

朱子身王是吟曰安以為國家有待而為重天下下願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淳而不可沒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改者則功也然以不得見乎其人者歎及其人也或得見之而喜之奉之不衷以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厄窮瘁置則私以為憂及夫安其功就而規之則始終人節真可亦何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元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世之而有以此謂然自歎知天下有謂拜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倚也自是以來挫不敢易其志之心彼其夏世之志然亦亦自笑其前日自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也孟子之所淺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謂於師友夙夜講明動靜休察末仁檢吻不敢馳其一日之勞以庸等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功也然者則既有不暇矣信是時所於夫夫之論所於樂人夫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頓兒童之取亦莫不曰天下之臣

## 慕景

今有王公也誠不自意其人願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任而歎曰士求仁固當以及求諸其身為然豈不曰事其大夫夫者云哉

方正冬日人之相身有以不近則慕有以不及則厭然才知苦不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倚類慕服之耳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往往以人或尊尚之既沒未之慮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厭不特君子慕服之而眾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眾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唯化及遠時而且聞乎後世勸儆之無窮而作是言者而後其修諸身行乎家梓然一出乎正道降之刊加風化之有政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下苦之者淺也島皇其言其辯慧而不差鴟鴞言其才力則不差騏驎然而羽毛之獲聞其聲觀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亦而亦豈待辯慧才力而後見哉士有為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資為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唾鄙笑侮之有家矣况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

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乎功者相望而布衣無所獻為而見之欲親之者服稱之為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不可及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命必不者矣至於祿位則無問言焉其人之所得何非哉

### 感衰 附遺跡

## 遺跡

牧翁曰不見夫世之衰者乎昔者乎高金傾曲池子矣華堂使房牛渡馬夫子慎其中而高墳太閤摸金其故家世室元復有存國隨以墜則至今數百年之間但見其山高水麗景物無改而其與之盛衰之迹皆已剝削消滅其金錢芳宅之世繁華游冶之所皆已化為歌碑隱礎埋沒於荒烟野草之丘其公卿侯伯之康權輝赫於當時皆已不可復見而一二遺跡猶舊為樵人牧豎所指高覺者於此熟不為徘徊愴恨喟然而感者乎

## 七十







陳氏曰中庸之大傳又得其位也得其德也必得其名也必得其壽然則孔子德身壽而名位歸於乃身壽及而也  
至有壽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序也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夫聖人之生常關天地入  
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止是長國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德又  
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而表以至春秋天地之氣較已闕惟孔子稟氣清明本報已較植並適壽之較表  
雖位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歸位蓋得中壽之理之不得其常也

朱子曰親之長之貴之尊之皆天下之大德固處在兩端亦不可以此而齊彼故鄉虎雖上齒而有齒者則侯嬴主秋  
酬礼畢然後入不為眾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則長之貴之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齒亦不以齒加於齒也  
常聞箕叙九疇而以壽為五福之首礼中王制而養老為勝序之先深燕縹玄三代殊衣則古昔聖王致謹於遠  
尊者於是乎可見矣八十曰古存九十曰有秩天子欲有向焉則就其室以珍其礼宏矣夫人生于世孰不欲得  
其壽哉而其階於六十實矣况今九十乎假得其年而視所能不棄一助力能不憊菁萃能不枯神用能不爽蓋  
十不得六七矣四者或幸而能全而有齒有錄有子孫享壽於已種補於後者若不得四五矣齒禿子孫或不能  
偷而或深身而浴衣靴義型善使人稱之曰人也內人也善人也宜有是補禿者若不得二三矣四者不備則病  
人也何有於壽高孫子孫不偷則窮人也何有於壽行義不著則凶人也何有於壽願其能使之匪者或繫  
於天或繫於人二者雖可以勉至繫於天者或不容人力  
昔鄒孟氏論天下有達尊三曰齒一德二三者皆共人之至願也而不能夫人而必得故一有之人斯貴之矣貴之  
斯尊矣尊之斯達乎天下矣此達尊之義也雖此德者聖之有也道之積也自我修之自我行之故在三者惟  
最尊而其於得也猶可必是夫齒者人加之齒者身之也者非人所能為也人加之者非我所能為也其為難必  
在甚於德也哉雖然有道之世上帝以君子臨少人而天者治不肖故德為修矣齒固德之此亦有時而也至

三達尊

於齒其貴則之至脆運名之修恆一定於有生之初而惟聖天子亦無奈何矣斯其為難也也豈不又甚於齒  
我是以有德而齒者世或不夫夫而至於有德有齒又兼有齒者則益非絕無而履有焉  
又未有不欲壽者也然無令德以將之則其壽也為陳人已矣無諸福以終之則其壽也為勞人已矣陳人則取  
勞則感壽以是又何必欲哉詩不云乎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夫然後有壽之尊焉又不云乎壽考維祺介眉  
景福夫然後得壽之樂焉古之君子相身稱頌禱祝其無出於此者矣  
古之美祝莫盛乎封禪而用禱堂于其軀人有而不能屬者矣有壽且富而不能多子者矣三者具而有身不康  
者夫壽而無祿也無子猶也身不康也則富也四者缺一不可謂福後之全也或得其全而無可致之值而致之  
幸而非恒是以序五以做好德者重



# 壽夭歎逝

壽夭 附歎逝

程伊川謝王佐期寄丹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米還解壽斯民。呂氏曰殷高之時大小無惑民氣大和導迎和氣是壽考之理夫均之遐晷不替而長者可俟苟歲月之無何與轉瞬而速化則雖行若伯夷畧蓋夷吾著作之區虛相如未究厥施固與草莽者等耳此猶蕤欲吐而霜已折音欲奏而絃已絕春華寂寞韶節暗逝波又焉能結遐悲於異代而酬知己於沒世也哉。○人生一世疾於轉瞬

其氏曰氣之溫和者壽量之寬弘者壽言之間默者壽蓋皆仁之一端非猛厲殘忍偏狹輕躁之所能及也

古人有言不可以無年、曷以享諸福哉雖然既有年矣而能享諸福者古亦罕矣如榮啓期之帶行教者有之牧犢子之採薪無妻者有之白香山之秘有孤僮者有之其他特未如趙太后飲乳如張丞相者縱有年其亦苦矣

柳州曰假令病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千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大都人生天地莫非客也假借塵垢日化如馳而其間或有子朝于市于山林于畝而貴賤貧富多寡、茫、前者逝後者繼生而壯老而死者、何異於通衢大都之中郵亭驛舍之中五方之民并坐而輻輳川流環連日閱數百而無窮者乎故古之達人超然大現等死生於浮休此天地以逆旅者誠悟此理也。○錢牧翁曰不知得零碎光景於石火泡影中玉鳳洲作文章九合其一曰短折暮道古今賢人有之而無壽者四十七人余音讀而悲之嗟天文章豈必能死人哉天之生材也不常閱千百幾得一二暇既得之矣而年或不逮有苗而不秀、而不稔者其生也可重故其死也可惜初之也巨故傳遠或問顏淵宜壽而夭朱子曰襄周和氣有限釀仲尼已多也噫今天下之氣既衰耶余既冠以來親戚朋徒有、才而無年者指不可勝屈噫何其酷耶

宋子答曾無疑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凡人之所以沉着於外物留戀於世味者蓋皆認以為己有而欲其固守而勿失焉耳苟能悟達逆旅之義悟一身之







朱子曰新銘曰蓋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面本白一朝不類其垢已黑侍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蓋雖汚漱之則即無而雖垢其類則即不休惟墨其形浴之則潔然如玉潔且清是知蓋本無汚其汚也潔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潔自取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潔自成蓋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而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慝幸而一朝漱甚甚白者復亦一朝類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体而浴白者復如玉蓋曰向也吾身白者已甚今為潔靈曰染惟新永嘉鄭氏覽鏡而面自有汚則必澀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苟為至於有寸之中神明之舍汚穢坐垢日積焉而不知澀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克其類不亦甚乎

### 入倫門 祖先 附祭祖先

朱子曰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先德薄者流卑

西山真氏曰萬物皆乎天乎人乎乎祖我之有也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又出於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有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曰推始祖之由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及始之義也夫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若速事而記其音容若起衰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音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不能知其禮行其事矣

朱子曰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三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是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耶然吾之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而祭之其氣既純一而亡也雜則其理自昭晰而不可掩也其苗脉之較然可觀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宗室宗室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也者猶自若也

方正學曰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万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天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同也渴而飲饑而食勞而憊而憊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孝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由自出而物不能也

朱子曰物者曰人形於我者曰身天地之氣而人之父母之氣而身之人有知覺天屬是親身乃我形髮膚可愛遠言之則人即物也天地一父母也近言之則身即我也喘息呼吸皆有自父母一天地也然而天地遠而父母近者以我生之乎乎氣也我受父之氣以形之而反之於祖如之子受我之氣以形之而孫之於子亦如之推而上下之則亘万世皆我人而不知氣之由從來則我自不知其身也

夫人之由最愛者吾身而吾身之親且近者莫生我者若也然其後也日積而月一積而歲既多而逾愈陳其面目皴皴或有

## 先祖祭先祖



時而忘是近而遠也父而祖、而曾祖、而高祖至於服尽而情不感是遠而又遠也夫人之世代有易而其流傳之氣則不窮不可以遠之也然而遠者人情之易忘也世以世摠忘以襲忘、則不能記不能記則冥、昧、然不知先我而身之者何人又不知吾之身自何人而氣之非知竟以及不亦痛之甚乎不有以記考之無憑遠者難追幽者難明必須筆之書而描之迹以為傳家一慨然後閱之追之而慕陟降義橋者明不隔推之於遠引之而近如在心常存而報牙之道亦得矣

夫氣聚而為人氣散而為鬼人與我一理也而况祖宗之於子孫喘息呼吸有通於身上無彼疆界之殊有感於子孫則有動於神明昭、無疑也故真哉惟清而愀然如復見父母之誠惘然於方寸之間則所謂無形者可使為有形也所謂無聲者可使為有聲也所謂無心者可使為有心也而昭、於左右充滿於上下蒼然如草木之敷榮詩曰經我思成易曰知鬼神之情狀也

### 蓋愆

## 愆

陳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但成王命蔡仲而在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凡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疎矣成王之於仲親、之道也有禹故鯀得以郊有女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列於酷吏蔡仲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也歟故曰蓋前人之愆

真西山按書蔡仲之命亦為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人子不辜如大禹之水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幸而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亮殺臣也其子動以死節著孝義甫女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幼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

王澹曰恭哲收誓書付之失至于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廷臣之臣言也酒誥言付之失亦無以隱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付之失則畧與殷之遺民言也尚子之命並無一字及付及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天子言也而唯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其伴也哉



教養子弟

教養子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矣不中也矣不才則矣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張南軒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道莫如養之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字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為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昔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即養之謂也

朱子與陳俊卿書曰刘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日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即正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夫人之心教自無常自少至老不可一日而無教也一日教齊則義理誠慤之心消而猖狂放恣之意長一消一長回

循輒轉以至於久而不復則人理滅而入於禽獸雖聖人與居亦莫能化矣古語云有錢難買子孫矣伊川曰古人生子能言能食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子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惟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辨言錄

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古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張橫渠曰自幼子弟常視無誣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師

師生

牧齋曰楊子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石學之祀雖祀于天子而師道之尊久自柳子厚

謂魏晉以下人不知有師韓昌黎抗顏為人師受人譁笑而况于今日乎以致多作金筮比托人目而示之

魯哀公曰五帝有師于子夏曰黃帝學于大真顛顛學于儒苗帝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緜禹學于

西王母湯學于成子伯父王季子厥時子斯武王學于鄭叔周公學于太公仲尼學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

于天下名号不傳於百世矣○以之身其教者非特世之區區琴瑟杖屨而已

朱子曰到元城有言子弟學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為學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耳

張子之說曰正心也始當以己心為四脚凡有動作則知所畏此言最為切著夫人之於心處恭以奉之為信以承之禮以為贊敬

以為儀道極為堂塾仁義為身此出入尹稟動作尹咨斯類不敢慢虐忽不自欺起居寤息莫不兢兢然一以事師者事心則

心之所在即師之所在宜必極其造席而命身提並後謂之師焉大抵人皆有心○必有主方寸之中神明之府竟舜精一之法則

備焉周孔道極之侔用其焉操存則人放去則數故師莫嚴乎心而執經非宗師莫尚乎心而向學為末流潛乎博文約禮

鴻泳乎三省四勿事有已未當則質諸心以審其可否則及諸心以決其去就居處與若親函文處屋漏如在

門牆在眾親高明之域身聖人之考孟子所謂故而未求之有餘師矣若是也○通書曰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

友有之○程子曰人之知強未皆不全其蒙者非也呼而竟之斯不蒙游於大考之門而不免為小人者荀卿之李斯也程子

之而怒也愚山之陸崇也○擊去昏蒙之程棧

通書曰先覺之後復闇者求於明而師道至矣師道至則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饒瓊峯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善人豈不友哉善人眾則國家之用隨取隨

足上焉可以格君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



李延平天聖醫與師百工之人其亦淺其能少猶且莫不有師德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

呂東萊曰歐陽子云古之孝者必四其師、四然後道尊、然後道尊、然後能自守、然後果於用、然後不畏不遷  
楊龜山曰唐之韓愈固尊師以師道自居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送吾遊今者翱籍之文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其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遠材雖欲為之而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陸象山曰吾謂楊子雲韓退之雖不知道而識度非常人已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若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退之謂古之孝者必有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而不求師其惑也終不解矣 於道理洞然無疑印之斯應如取諸神中而與之

朱子答李伯諫書曰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子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送頭揭過畧致其義俾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無慧根無轉習之人豈不能如子雲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後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任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亦有謂矣

臣聞祖宗朝人才多曰師匠之得人久任如金洋金未得諸人久為國子也長稟多成就之效一時名人多出其門昔程子論考別之說欲延師雍張載處於子校俾為士林給武其意亦以此也  
士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勸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行放之於邵堯夫

蒙之六曰因蒙各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均能隨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  
方正子曰即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為父子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惟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為愈也是以於人為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靡不及焉泮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者或

得室神居而不忍去也與魯吳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度落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既養之禮死無為喪之制

世德 附巨室世官

錢牧翁曰自昔甘棠之封植與恩剪伐現首之沉碑致嘆後谷亦有豐碑奇豎碑稜交真祖武孫謀項背相望如今日杜葛粵者固有益士服曰德之名食工用高曾之規矩蓋百年以來靡望與洽羔羊素絲之風操北于一門非稀闊闕之美談其表之盛事也 四代五公之表八葉三華之蕭桐木之韓槐樹之王

永嘉陳氏曰吾於何彼穠美之詩得君子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予王之孫有孫之子美莊姜則曰有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太任則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洽王之甥蹶父之子美僖公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此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其祖父如此也其妻如此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也同也 宋太祖曰資蔭子弟但能彈琵琶弄絲竹空能治民不辭親民

牧翁曰昔者孟子序殷德尹舉故家遺俗班氏賦漢京必先曰德高曾今吾現累氏于喬木見百年之澤焉于豐芭見百世之仁焉于禴狄鞠蒙魚刺重錦見三代之服物焉詩所謂肅雍起鳴先相是听者是也

昔春秋之時晉之彙范舟之吐高曾之孟仲宋之拳向楚之景厲非不巨室世家而傳不過四五世不微則絕矣又以漢之功臣年表現之至于若孫者亦數矣 世祿之巨與耕釣人有間矣 春秋書尹氏譏世卿也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矣才亦矣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故政壞  
巨室世族國之樹也巨室世族不保則吐隨以贈舟之高國殄而四代起晉之公族滅而三卿偕  
春秋書尹氏譏世卿也

春秋書世官仍叙之子者識其私愛害公選也夫官爵者國家之公光帝王之重柄也所以任賢命德之地宣政出治之基也  
君子之世其家位不必於奇也而行取象焉業不必於偉也而道取準焉傳曰良子之子必善為其良治之子必善為其夫其之

女德巨室女官



於身也表之於治也豈不遠哉而因其機襲其巧繼述之道為君子之世其家也亦若是已矣  
張敞曰孝友有切於曾祖者有切於曾祖者有切於曾祖者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述

威義滅世卿最甚○太公膺武而呂及掌兵南仲而周而皇父整師

魏相言春秋識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曾季孫之曹權皆危○今霍光死於後為大將軍

我東方素重世族羅之六部麗之六大師之裔冠冕海東○豐泉有故源嘉禾有故根

文靖相慶曆之法甲公新元祐之風呂氏之家聲不替也忠靈輔景祐之政持吐正熙寧之法韓氏之世業不墜也世官親軻書所以重

任不世祿詩人刺之成周以來未嘗不重世官之選華元子平宋公族也史魚寧武衛卿族也魯之魯嬰吳之季札亦列國相輝構

筆非無用人以世者漢自任子之令既陳而世官之無聞唐自刺使世襲之說不行而世官之不用○有虞尚官貴延于世及王法政

仕者世祿○豈謂世臣為家之業不墜傳書之澤猶存

陸遜三國之良將曹彬一代之名臣而陸抗猶之傳有父風曹瑋後之克克克列

鳥無世鳳凰數無種棋檮物無常嘉祥人無祖聖矣○後之敗降喬或師之威望禹之驕從懷博陸之勳代辭谷之管皆

清香玄圃之全無頑磁○毋驪犢驛無害特牲祖濁裔清不好奇人

裴高即吉甫送甲伯之詩也而必曰世執其功是稱其四岳之子孫為周室之世臣也蓋氏即吉甫送山甫之詩也而尹曰鑽我祖考是稱

大保之職任亦乃祖之世業韓奕即宣王命韓侯之詩也而必曰以先祖受命國時百垂而為長故後錫退船以徂其世功也江漢

即宣王命召虎之詩也而必曰召公是似肇啟或公此言江漢之間有康公之遠風故後令穆公以濟其世義也閩官即詩人碩嘗公之詩

也而必曰教商之孫虎成彫切此言周公之功著於輔佐之故後使魯後以啓其世基也

孝行 附忠孝 聖孝

崑山謝氏曰詩云豈爾玉瓚稱善一貞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乃拜蓋錫山川土田使召虎受賜

於此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稱之此時此意實非先王之賞如周公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

康公之業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能未曰孔門之學惟曾子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

經之祖也自堯明峻獨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方知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自是舜覽孝

而微五典禹以致孝而殷彛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即是以行備見記

禮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為孝慈有加焉功化之賊至使四海之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一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

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細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功矣

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教盡是以孝為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轉移間王道顧不

易乎惜也徒托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亂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詒之末世世豈唯孝者修身

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有化民成俗之道乎噫膝五十里吐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動風偃草

一時行事猶班有三代之風季向之切用固如是夫○古人云一日春不以三公搜○真朱子所謂華髮斑衣者也

朱子曰人之情有所愛而所愛施於所親一錢之錘為已物必營護之一飯之恩為已患必思報之父子生我母子鞠我父母之

德較之一飯之恩孰大父母之身比之一錢之錘孰重孰輕尚能思報一飯之恩營護一錢之錘則所以思報父母營護父母

者宜知所盡心竭力矣○輔慶源日記云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孟懿子問孝而夫子告以克遠孟武伯問孝而夫子告以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而夫子告以敬子夏問孝而夫子

告以色雍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一則欲不違禮以事其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敬其親四則欲

孝行忠孝聖孝



孝行忠孝聖孝

其後親孝者合四章而深體之事親之孝可謂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造物賦形凡一部論語其教人不同如此  
昔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教何以別乎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後流於敬故以是深警齊之朱子曰人雖至愚  
孰肯以大馬視其親乎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有不至則是以視其親者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

朱子答陳明仲曰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重乎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死窮豈計歲月而論報施  
之為哉 明道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

問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益其道者能敬其身者能敬其父母矣不益其道則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欺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益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呂宋陽曰為人子者視於無形所於無辨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不可得而違也  
朱連翁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不屬理必至於斃

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記曰治天下者得萬民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  
鬼享之是以天下於平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

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真西山曰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孝也若斷之殺之  
不以其時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生民之類其親之仁之又若何耶秦二世疎忘同姓六

公子死於社稷漢武以一馬與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  
范祖禹曰文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太叔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

而不友二而不慈者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也非其才不足為聖賢不能於斯心加諸彼而已

七九

甲寅朱子奏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於憫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果何為而然

哉初受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益其道者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

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理倫而不可採假如

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辨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

為謬謬者指疑似以為真稟指毫髮以為立山諧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啻少過諧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

寢失其常然後巧利匡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受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

猜疑不已子一舉是而得罪於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明太祖命益吉孝行以示子孫

方正學作楊景衡草心堂記曰養親之道難矣以其稍賤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為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

以備米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為孝而古之道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為

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為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

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傾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

己者無可憾而名之显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當也當君者好君也

方正學曰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戶與馬服食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通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者

不存而已狝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能下咽視產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

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為之飽見吾親

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為之輕帷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程允夫曰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介見不可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

真西山曰人君以先祖宗遺後嗣為孝



宗族睦教宗

宗族 附教睦 宗法

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臣聞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

郟霍魯衛毛聃郟雍曹勝畢原鄭郟文之昭也刊晉應韓武之穆也凡稱邢茅胙奈周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九今之人莫如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齊訟

親也明矣 廣源輔氏曰按大雅行葦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違或授之几

蓋敦然始句前之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已甲析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與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常遠而常

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違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

意淡冷則相親相敬相與樂其於肆違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 安叔列氏曰老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為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棠棣伐木頌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觀角弓之所刺則喪其治國乎天下之本矣詩人於其

卒章深致其憂其曰雨雪霏霏見現曰流如壺如髦我思用憂是也 程子曰宗子母法則朝廷無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又曰宗子有君道

夫耕於句萌沾潤苦菑脉連於根者遠楊至於南北生之膝下喘息呼吸氣通於親者子孫至於路人亦悲乎 抑余為諸君勗之晉謝唐崔雖稱華胄一世之後不免廝役無德故也惟御龍承韋唐杜及范歷三代而益大者皆

其德故也△程子曰古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頂月為一會以合族使骨肉之意常相通耳 宗法昉自熙古備於周官至漢大封同姓子弟體統亞於乘輿猶置宗正卑以裁釐之權德向為之其選亦較重矣後世固

之蓋以宗法立而戚疏別宗正設而淑慝分意寓勸懲而一故之敦睦仁厚而已我朝親親以昭穆親則止祿秩適以

隆殺科条甚明設宗親府擇秩三品祿君者三人考有司以御批授之考令庶司禮遇宗室而宗掌宗人封賜

之典兼行統平之義事寄與古之宗正同而裁釐之權移之宗簿寺此為小異耳

子孫之多雖至千萬人而莫非一本也如木之有根而十柯萬葉始於一根也如水之有源而千派萬流始於一源也原厥始

而返諸本則千萬年一也十萬人一身也 蓋取各者田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難具患異姓之臣存共其榮沒同其秋公族之臣也

克之德與天為準而史臣贊之則曰親九族歸之德至於寬極而四岳敷之則地族則族之道其可薄耶成周之制大司徒

分

宗族睦教宗

以六行教民而睦姻居孝友之次教之而不平者形以糾之其導迪之方極甚至矣而駢弓之刺起於上未嘗之詩咏於下則

周公之化至中葉而已衰叔世又可言耶善乎蘓子之言曰入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勢也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路人也

使其無致於忽忘焉可也夫面目不相見語言不通則雖欲其不至於忽忘亦不可得先使月會合族之禮所以作而末

俗鮮有行之者 昔稽克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禮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所以且此者五一日治親豈不以親而仁民而愛物自有先後

之序耶曩在齊朝奸臣執權導以猜疑宗戚之中夷滅者多人懷疑懼內外難心莫不以是而致之

陳潛室曰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沁復多姓氏紛錯易至散亂故於原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

分沁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張子曰公卿一曰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不知宗法之為何事及其既

死則眾子分裂未幾傷心家遂不傳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此程子所謂宗法不立則朝無臣也

周礼小宗伯掌三族之親疎之政令礼子姓兄弟雖出於再從三從死而無服吊死則視免娶妻則同姓不相娶皆不忘



# 齊家

厥初本乎親。者也雖昭穆疎遠推其所自出則一祖而分不可以疎遠而視之如路人後未族契之作其義出於此  
 范正文語諸子弟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若狝享富貴而不恤宗  
 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哉  
 宋王子榮畏忌諸父皆拘於殿內歐捶凌夷盡復人理以或尤肥謂之猪王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  
 宗室法不得與政任職徒庸祿章朕奉朝請已則其最樂樂似若無所關於吐家治而修恃之傲較若左券斯曷故焉聖  
 人之政由家而旺而天下則莫先於治親天理當然之則也祖宗之主也民庶吾得以有之以祖宗之主也民庶之所歸出者與祖宗子  
 孫共享富貴者斯聖人親之意也是以講家人之禮惟肺腑之寄序昭穆之懿標岩石之宗隱然為國家根本雖不與政  
 任職其最樂開吐家治與一朝委實功見事舉者輕重為如何於  
 傷念德厚而流先本深而未茂其理宜也是以上古帝王之後莫不蔓延蕃昌與世止極故唐虞之民姓猶班見於春秋  
 連德下衰能庇庶其宗人姓之旺雖存而宗族已替或不能記其緒如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晉之公族枝葉先落豈不  
 悲哉

## 齊家

中溪張氏曰美為風准為火蓋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和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  
 身而出也火在內卦為明內明身修也風在外卦為省外各家治上九爻是其義也

西溪李氏曰且自火出燔簋之火也火九鼓鑄俱是得許多風從天而衣出故知風之自燔簋自有箇戶庭闈與家之象也  
 就中必有模範也火也金也器也皆有模範君子體之言行有恒正家以身言行身之模範也物恒其則也一身之模  
 範一家之模範也一家之模範也

家人之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程子釋之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誠齋楊氏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

# 齊家

父以太姒為母以王季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禦于家邦此之謂也  
 雲峯胡氏曰九三嗚也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於嚴而勉之家人有  
 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也卦未有如家人皆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感嚴則終吉  
 矣卦以家人名一家之人也本義以卦推之上爻初子五三夫二四婦五兄三弟或又以外卦推之正位乎內則初女二婦三  
 母二嚴婦順女當自閑故初三剛而二柔正位乎外則四子五夫上夫二嚴夫義子順乎親故上與五剛而四柔矣。內外  
 斬三言其嚴

張南軒曰由朝廷至閭里孰非事也而易卦之治蓋布於父子何也蓋天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一家之責莫重於子能  
 益父道則家各美由是而之焉則國可治而天下可平故曰蓋元亨而天下治也。方游叱嗟言人家內正也

家人之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進齋徐氏曰記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也富家者非  
 必金帛室玉而後為富但父子兄弟各安其位順而無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是所謂富也吉莫大焉若父子  
 兄弟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死日富可保乎。朱子曰書云牝雞之辰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與莫不本乎室家道  
 之衰莫不始乎相內

易曰家人利女貞楊誠齋曰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正家正之而天下定矣

周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本誠心而已則必善。則和親而已家難而天下易。家親  
 而天下疎也。程子曰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異於外。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  
 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以行之於耳。故文中子以明內各外為義。古今善之。八其家如治朝  
 極易家人之初九。閑有家悔亡。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初九於治家之始能以法度防閑。是以悔亡。上九居至尊之位。內至誠  
 而有自律之嚴。乃獲終吉。治國在於正家。在於反身。僅于閨。相以基。治化使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內外肅然。清謁杜絕

# 公







起家者也周南之哲婦勗如燬于魴魚陶邑之令妻喻自处于玄豹侃能解不酬善藏則清風淑節是以流聲於烈女傳矣

連安立曰吾故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雅曰利亨貞貞曰利貞貞曰利貞皆以貞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體為能有三也○多裨男治

蓋自女德降而閨範訛非出為下強則惟組紉織紵為賢貞醇內葆行義外章靜一而和端惠而莊宜于中饋煥于尊章若亘人者世不多見豈所謂女士者非耶

問晉餉客酒醬脯醢即母不各整而給也婢御僮使即母不謹恪而度也於是復知公有賢內助以相之聰慧秀慧拔於倫類端莊貞淑近於任如事夫子一於柔矣而無違也待族姓一於敦睦而無間也益闡能範而甫也享祀能敬而誠也至於需應賓客惠恤窮置各各其道而未嘗見其靳固也教子女諸孫不唯於義方便巫祝禱讓不接於門庭

曾南豐叙烈女傳曰初漢承秦之弊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列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妊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身不所淫辭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听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賦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請書尚史之戒珩璜璫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惟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故於反身二南之業奉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與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開睢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要之相成其推以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寔宜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也○婦德咸宜常備予友之益

后妃

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渝皆陽剛中正之德也立連安曰婦之從嫡也當如敬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無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也當如助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妻婦之常道也澤象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变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也

昔者三代之風王化之行尤始於閨門而達乎邦國天下故當世士大夫既皆以禮樂法度法其家而及其壺政克惟婦德既美則又有以左右君子儆戒世而外流成焉三百篇詩歌婦人之賢者皆由是身自之教義惟士君子護書談義理者其飾躬為行已不若古人況於婦人乎

范曄後漢后妃記論曰周礼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体天王夫人坐論婦礼九嬪掌教四海世婦主知表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須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而之詞勳有環佩之響皆以術宣陰化備成內則

朱子曰致壹兄弟極論開睢專美后妃之不始忘而以抑孤亡滑為證

我太宗欲以大各漢義可戒可法之事教中官及世子淑嬪以諸宮人命書漢義各高之存以進我中宗奉東朝之肯命徑從官稟集古今后妃之蹟以為中壺之監戒命后妃明監仍命金宗直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健統天至武乾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蓋乾道至健坤以至慎而承之乃能成生物之功后妃之職其亦猶是乎為在坤收之濟則何以配至尊而听內政乎又曰有產之滋基於媾媵二南之化兆於開睢○春秋祀伯姬為子未婦而聖人猶特書于經以為亂政之戒况其他乎此存行則之無忌武之禍

谷承對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饒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也王惑於褒姒周德滯止魯桓服於奇女社稷以傾誠修法官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



獲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率厥職以廣德嗣之統息白華之悲後官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事黨之權

匡衡上成帝曰妃匹之際生民之收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於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收其天  
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身以奉神靈之祀而理萬物之理以待云焉應淑淑君子好述言能教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教之身介乎容儀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行淑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至此綱紀之首王叔竊也  
夫后所以敵體至尊母儀天下者也后重事綱目每謹書之書其婦為后異矣昔愍帝建寧四年漢主聰莫甚於立  
其父婢者也乙未年閩王濤丙申年閩王昶書立肅宗嬪為后異矣戊申年魏子攸莫甚於立其叔母者也晉主重貴天  
福末年妻具叔母而天理滅益矣此綱目深哀者也

胡氏曰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及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則

天負九大罪自絕于唐張柬之等乃膠守帝故不能討汝惜哉

張敞曰秦王好淫舞葉陽后為不所節衛之樂楚在好田獵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忠肯甘耳非壞絲竹也所以祈  
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祀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送傅母進則鳴玉佩內歸則結綢繆此言  
尊貴所以自歛也

色禍

禍色

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墻有茨而極於是其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其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亦能入  
衛也宣姜厚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厚召之也此以謂女戒也△苟爽曰傳云截趾適屨孰云其惡何與斯人  
追欲喪軀又曰禁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宗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宗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戎滅之  
如宗滅之也然禁止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南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此於寢如而天下

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寢如而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

胡銓告于宋高祖曰臣昔嘗謂列史曰史氏記繁而志慮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益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

尼刪詩如墻有茨鴉之奔之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廷平

楊時曰此郭衛為狄所滅之目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致於歷代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莽漢梁冀  
之敗家晉賈后隋陳夫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中宗韋后玄宗楊貴妃皆然至滅亡然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  
敵讖乞於徑遂不以國風進諷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至於嗜好物累之偏群臣不敢仰問殿下未嘗自道則尤非臣所敢妄論而聖人在色之戒尤在於血氣未定之前

古之聖帝明王隱顯如一表裏問微惟那聖明之君德是英豪之主亦安諱隱之事各宜對孟子直言真人好色  
先儒謂孟子於當時列國之君最善於各宣者以其此等處直說為有英氣云漢高之見鄰生見英布至使女子洗

足其後戚姬如意保全之策亦與周昌趙竟輩推誠相說為之其事惟非可法亦可見豁達氣像矣其後文帝所幸  
夫人之座表益得以引却景帝欲救賈姬都得以進諫君臣之際初安諱隱之事亦可見矣此猶是上古事耳

至如宋仁宗時母納王德用所進二女子王素以傳聞請問仁宗亦不諱隱即時割愛忍情使黃門出送而後入內  
君臣忠孝載稱美

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程子曰五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罪奔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  
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帝之妾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益言也○桓帝時陳蕃疏曰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

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貪淫乎△漢哀帝時方正杜鄴對策曰陽尊陰卑二者隨尊者者魚甲天之道也男  
惟賤者為其家陽女惟貴者為其家陰督鄭伯從妻氏欲終有叔段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鄆之厄

唐人謂妓為錄事妓所居事巷亦曰酒斜小說之凡飲以人為錄事以斜座人又云席斜 為市門狂者

禍色

公



男女夫婦

男女 附夫婦

連安立氏曰晉致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雅曰利亨貞貞曰利貞貞皆以貞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

曰亨故曰心亨良曰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作為有能主也  
呂東萊曰夬夬終於陳夬其間詩九一百二十八篇男女夫婦之詩至於六篇則一何多也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之然後有男女之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禮義有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夬之所為正者其正者以功之也夬夬之所以為政者其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記俗之汚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矣

徐居甫問朱子曰君子之道送瑞乎夫婦及其至也容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慎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惟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慎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奉父兄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荅胡伯達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貴而隱也然出處之中祗席之上人或襲而

慢之則天命有行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送瑞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密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狎之君子其孰能休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欺知此言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為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而亦此意也

高麗忠烈王時朴檢上書曰我國男女多而尊者有一妻其婢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未娶妻身定限官令臣僚許娶庶妻隨有降殺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皆比嫡子得仕于朝怨曠以銷戶口墮息跡上宰相畏妻者寢其說  
程子曰恒咸夫婦之道漸故妹女故之義咸與故妹男兒之情也咸止而悅故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

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倫於是矣

程子曰東的儀樽西的巽樽夫婦共事宗廟之祭者  
又曰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構理之常也然為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潰亂男幸欲而失其剛

婦和說而忘其慎如故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  
風俗通曰掃死腹悲言主饋無故人腹為之悲也

詩周有始閔睚而亡南始鳩巢易卦首乾坤而下卦咸恒聲降二女著於五下篇之初故贈仲子書於三百四十年之恒天下之先務亦多矣人獨於此不敢後者何也豈非正心誠意之形而治國乎天下之所基也

嚴宮禁 附後宮

禮云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夫百里之宰至卑微也衙門不肅則無以臨民而出治死君人之尊而不能即宮禁則其何以為四方之則而昭乎剛之治而衰在仁祖朝老官人傳說禁中竟更宮官家女僕出入大內敢言不敢言之事隱法遠圍何等至尊至嚴之地而有此外閒流播之言乎母論其言之虛實豈非官禁不嚴而有以致之邪

王化之成必本於內治君德之累莫甚於女高麗現前代理亂之源恒恒由於此可不慎乎夫浚宮固圍閣寺守之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此古者士大夫之家法也况乎君門九重甫穆如天而以象視守以備旅而君其內馬門曰天四宮曰法宮地曰禁地此豈非人賤難雜喧之地乎餘幸來內治無法關門之外男女駢開苞苴者往馬駟駟者入馬蓋不准貴戚之家

嬖倖之臣得以交通貨賂難進奇弊下至閭閻市井賤嫗醜媼不問米粟魚餅細微之物苟有所來與悉無所隨終至於政由賄成冊以貨危官方清紀法紀頹廢在可駭者私家女僕宿留於教坊妓樂喧填於掖庭百年

嚴宮禁後宮

擬嚴之地更為醜穢之場嗚呼尚忍言邪  
夫人君之有宮禁猶恒人有家宮禁不嚴則人君之家家不各則國不治矣自有徑傳以來言各家之義者莫詳於大



孝盡大學之要莫備於真德之演義其要曰四內治

明太祖命翰林使臣修女誡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在乎夫婦也夫婦也惟母儀天下不可預政嬖嫡不可備職事侍中御若匠之太過則上下失序况歷代官制由內出外不為禍由嬖或人甚于嬖妻御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母子孫相持守

官制之內端莊齊肅居北有闕雖之德後宮之威色之嚴貫與順序而無入敢情形是以亂典帝制則行請托此則家之正也

周禮天官甸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嬖以九職之法教九卿休各有為以律二事正其服其奇衰展其飾春秋禮也惟非婦而必書于策者惡其干預政也蓋掃言之得行惟家之素而威福之門階在內附之且與於外

族譜

蘇牧齋曰王氏愛仍千指胚胎前光蕭澤根帶祀後海斯謨也尊祖敬宗收族攝補凡德有餘思矣規其盟珥擣石風流在茲高木古家宜為甲乙茅宅羅列棹楔相望春老扶扶于鄉正英火割饌于上都彬于中或一乎贈刀之遺林樹槐之餘蔭也坂氏有言曰世之甚家承百年之業士食日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賦詠撫斯謨也思樂育于善我念貽厥於豐邑漢猶獨獨在門立木如茂伏獵未改傳曰七世之廟可以現德是非世譜者之志乎韓魏公不云乎謹家謀而不忘乎其先即孝之大也

又呈族之辨始乎先王圖譜之內漢唐以來未有改也唐世尤貴族姓庶宗不族無族不譜執塗之人而兄弟之而伯叔之亦將執塗之人而祖考之而高曾之也而可乎斯譜祇稱其大叙其昭穆不復借為衣青箱誇調閱譜局于是明宗法于是定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同人之類族辨物否之終而大有之始也卜而類辨于物七日未復之道也現于斯譜天之道燦然矣

族譜

族譜

譜於世本列於維苑

今上嗣位之五年夏宗室朗原君侃進所撰瓊源系譜二冊上覽而嘉之以其書繁簡有則詳略適宜而有尊統族之美仍命錄梓以頒宗人名曰瓊源記畧嗚呼感哉惟我旺家積德累仁元鴻孰大根深流遠猶柯條之布漢源泉之發洩涌流久而益盛故其自我穆祖異祖迥而上焉者此亦猶周家公列慶節高圍亞圍之親也詩曰綿之瓜瓞自沮漆其非此之謂耶於休我聖上既受社上帝承寧亦猶周家毛聃畢原之昭拜晉應韓之穆而茅昧祭之偷也詩曰文王孫子本皮百世其非此之謂耶於休我上帝既受社上帝承寧亦猶周家毛聃畢原之昭拜晉應韓之穆而茅昧祭之偷也

本乎既睦推恩布教方且施及於疏遠之屬而是譜成允為我祖宗子孫臣庶者皆將家莊而人閱不待覽石室之莊齊玉版之概又皆可以識構趾參斯之為感辨濬枝橫派之所自矣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若保姓不墜為旺巨室與同休戚則誇宗尊族之論又豈少之於惟是親族既竭支分派別服窮於上取單於下以至喜不慶慶不吊路上相逢一揖馬鞭者亦幾希矣

晉聞記曰同姓從宗合族又曰尊祖敬宗故族君子因睦而合族於是族食之禮與而遂以是為重洪柯樹長源渾

弱按古者小吏掌邦賦之誌實世系辨昭穆故漢太史之撰史記也特末世本是以三王以上猶缺矣

自仁平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補以之親而尊祖以之敬宗而族此人道之大端也

晉漢隋唐以遠宗法漸而世係難考矣此歐蘇二家之譜所以佳也

昔蘇老泉曰現吾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嗚呼豈極譜也哉抑吾聞之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叔宗族尊風俗循是兩譜系蓋人之於譜至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根屋之有基譜系明然後報本追遠之誠尊祖敬宗之道敦叙九族之義由此出今世之人雖名為士大夫者往往忘其祖問其高曾以上則已有曰不知者其遠者止論也夫如是則孝敬之心何自而生乎

六



以歐陽公之深博任譜圖而八世外無述焉蓋明允之譜只詳於高曾數世

雲霄之闊蟬聯之貫班甲列於刑圖氏之目中則潘安仁之述家風陸士衡之陳世德教而亡足數者  
左次有言曰先王昨之土而命之氏又曰古穆公糾合宗族于西周後之論者亦曰宗法與治法相左右然則修譜即合家之實  
法也斯豈實為一姓氏之私其室輔旺家之治道也

自世教衰而宗法壞九族不親民不與於行則親未盡而視若路人者有矣殊不知自人視之舉皆其子孫其殷勤顧育  
之義可不惕然深念哉蓋太史公序列仁人君子皆厚而族大者為世家然三季之衰多不能其世也而以重氏或以祖虞舜或  
以祖禹禘朱氏或以祖顯頤或以祖丹朱氏何從別哉連世益衰在井桑不似在盧郊孝之尚忠混濁世他德  
失之矣也此也世既有仁人君子積德善厚以垂盡于後人其後也必有承休長慶猶也德之不易不贊益所獨當  
夫之既制又新起而為氏族傳而為世家責報功於所不知何人此又譜牒之不可以不作也

吾東方載籍不居氏族之譜罕傳於世之士大夫除非表名例則其能識先代遠系者或寡而至於言家事  
與夫雲仙支派之詳則知之者又益寡

夫木生有根而枝柯遠于根則不知其根之為我本也水流有源而支派遠于源則不知其源之為我始也是故由親而達  
于祖由祖而達于高而漸而遠雖遠然鬼視者多矣苟非窮源達本之士孰能起敬起孝於人所鬼視之親乎

吾觀舊氏之譜而惜夫明允之傳於親為未仁也彼其為譜也止高祖下止於子傍止總麻如是而曰親吾之譜者  
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出不亦甚乎彼將以舉天下之人而為不祖其祖不子其子視蒼功以塗人而已顧猶厚耶夫譜以紀之  
欲無失望也天下未有忘高曾之名爵而夫總切之弟則又焉用譜為也乃曰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故忽忘  
焉高曾總切猶且待譜而後不忘後為塗人而已使舊氏之親不已薄矣昔司馬遷為史記黃帝以來民姓所出  
無不詳記又多著其代若古無譜牒又其為之者乎如舊氏彼焉取之哉

# 族譜

方正學曰譜者垂也善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考又曰善者布也敷布百世之網紀萬代之宗派源流

族之有譜其猶有古之道乎若稽先王制為宗法萃天下之心所以聯綴提挈若網之有綱獲之有輻袂然而不札胞  
然不解以至俗美於下治隆於上逮乎叔源茲法廢壞不行舊古論治之成備空網想於成周之職際而頌其力莫能  
復也由是氏族之譜世以之著系派之具同稱備傳之遠近尊卑叙疏戚收漫散敦親睦馬信乎其猶有古之道也  
先王之設法既不可復見則君子致意於斯者夫豈偶然也哉

鄭子曰譜之家若網之張萬目  
族氏之書古太史所職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春秋祭餽族師書孝友睦姻有學者其有不孝不友不睦不姻者  
大司徒以鄉刑糾之而主孝鳴呼聖人之教遠矣祖而父而孫諸父分於祖兄弟分於父由再後三從以降至於族子孫孫  
系一屬愈遠親愛愈疎然推其本則出於一祖宗一氣而分故人之姓莫不知愛類而相仁蓋聖人之治因其性而率之以  
仁此周官之教也族譜之書周官奠係世辨昭穆之遺也

方正學曰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親恤一任猶一族一里猶一家况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後立大宗小宗之法以  
維持其心是以古親睦凡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符其道故耶自井田廢齊人各顧其家各務其私至  
於兄弟且相攘欲死他人乎井田之六者吾未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唯譜系之法可為一鄉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  
者數百家其富貴貧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為無譜以列之我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  
其人謹書之于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流然悲而惕然  
俱矣

# 六

又曰譜者姓名之經緯而穆之網紀道只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蒂君子貴之是以老者著之斯用之意也世教綿遠  
枝葉難分時運感衰苗胤遼滿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批記注精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



朋友  
慎交  
游  
已  
引  
汲  
知  
面

累官塔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

自古帝王皆系出黃帝而堯舜禹身為天子契後為殷稷後為周益後為秦又漢堯後魏周後有梁夏後陳舜

後隋周後唐鼻陶之後宋又益之後也

朋友 附慎交游 而朋 知己 汲引

宋子比來遊後稍難與此曹交知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德其於現亦不自美所損多矣有哇者

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字然非必危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耳

僕於海內賢豪未嘗不總然思附館帶友兩相襟期而願以古之道共為砥礪者固取也

見面抽心者毀我於外 翻子焉翔而鵠峙者無非一德一心之交也 好為遊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於月兵附於境遂得并声而馳

以友其面也則接袂于遠路交臂于里閭聯于 者皆吾友也以及其心也則神契于寂默道符于軌轍情折于簡編者

皆吾友也矣但一世云尔於舉千古而皆吾友也 世之交者膠漆以為固城府以為深卒至敗露解散

噫天下之文務馬於利久矣夫愛其目者以其有察色之利愛其耳者以其有辨声之利也目無察色之利耳無辨声之利

則人反馳其愛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將語人曰將形汝之毛髮乎抑將警汝之目龍耳汝之耳乎則將應之曰毛髮固可愛耳

目不可傷寧形其毛髮而不顧龍耳警其耳目然則雖吾天賦之身利害而取舍之而况人合之交乎吾之勢不足以榮枯

人則去而絕者見其勢之利也吾應之以勢吾之名是以清濁人則去而絕者見其名之無所利也吾亦應之以無名又何必

有意於宋公叔劉孝標之絕交也亦方其來也非愛吾也愛勢愛名也且其去也非亞無勢亞無名也特勢與名之

有無而人為之來去耳善乎呂子之言曰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侮我者非侮我也侮賤者也

孔子大聖猶示有明孟子大賢亦云南友死如不侮豈能無友以自輔乎視今之為友者利害相競反覆不常也世皆圍鑿

朋友  
慎交  
游  
已  
引  
汲  
知  
面

吾行則方時尚詭隨吾賜則剛脂韋迎合歎言者悅吾不能其同趣心口燕越朝親合敵吾不能與同德是用收身靜嘿

之中反求一室之內古聖賢書咸置左右朝夕親覽以為良友動與聖賢並居坐與聖賢對語寤寐周程若共時神

交顏孟若與親交視其所行以輔吾過誦其所言以警吾惰至於歷論古人以求勝己兼通往來以資多聞儼然相責

以善依然相會以文無日而不盡誓無時而不講習凡書中訓戒即吾友之善道書中之勉學即吾友之忠告無利益

交衰之患有起余相長之益 无友不如悅不若已而高賜之所好不同愛我非愛惡我非惡而疾石之所取不同

士生斯世莫不以取友為急氣以相和心以相合部心析肝以相信也舍枉握手以相押也翕徵運謂笑語信義則山岳可

移出言則膠漆不固○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為甚重其分若疎而其所關為至親其名若為而所取

為甚大 友之疎狂者足啓庸俗通達者足破拘平博學者足開孤陋高瞻者足起頹墮鎮靜者足制躁急恬淡者足消濃

艷 此山之木雖美矣然用之於殿殿靈光則必復削之斷之西昆之玉雖美矣然用之於桓圭穀璧則必復琢之磨之人之賢實

雖美矣然用之於冠冕必復削之友而非良殆猶拙匠之攻村庸工治璞其不成必矣游於萬人之海而不得與第一

流友者非士朋友之道缺欠矣嬉戲於竹馬者非親也相後於朝夕者非功也勿頹而無怨者非至也吾之所謂親也切也

至也者皆不在茲焉志之合則出言不刺而情已通矣道之合則相向不殺而神已契焉

鴻鶴不與燕雀同飛獅象不與豺狼同群卓犖之士宜乎不與碌碌之輩同處也士之相得者雖千百為朋見一人而可以益

信其千百矣何者卓犖之士必以卓犖之士為友也夫士無中庸者則取友之道亦取其一端焉故狂狷孔子之所取也士固有

虛者密者至者放者知者達者虛者不係於物密者不露其機堅者不蕩其心放者不拘於節和者與人無競達者臨事不

礙此皆一端之可取者也○五峯曰人能攻我寔病我能受人寔攻朋友之氣其庶幾乎







同聲

相應

同氣

相求

推刷 奴婢

十之三馬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縮帶而交之時而願昂於全草且宿之後抑過矣  
十載之上右師友馬則猶朝命也四海之有志馬則猶比鄰也為士者當務為學不患先知已也  
士伸於知已歐陽公出守外州幾十年得韓頤公入相然後始任參政頤公所謂文章問世靡者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臨川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鶴鳴而眾鶴皆鳴同聲而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鉄  
之母而可以引鉄同氣而相求也濕者下地放水之流趨之燂者乾物故火之燃就之竟與則致雲之從竟也南陽則且生且  
從南也凡此六者皆以同類相感也聖人與人亦同類故作於上而萬物咸歸焉

推刷 附奴婢

太宗朝設奴婢中正都監成宗十年設推刷都監中宗九年又設明宗十年丙辰又設孝宗乙未又設推刷奴婢之事此固  
祖宗已行之典而第士丙以未再任兵火加之以癘之疫流散屠半死之甚多又簿散亂苗穉而髮節之其亦  
難矣 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婢即犯罪者原之獄未耕野一犂兩牛開墾甚力尚公視之仍曰田事甚可責其兩牛中有  
優劣之可言乎老人不應尚公前行老人趨詣之附耳語曰公之所問兩牛一則力健而材一則力脆而才劣年亦老矣尚公曰  
然一老夫之初不應今乃附耳言之何哉老夫曰年大為能解人言有恥惡之性吾不欲顯其力委任使而此言其不材也必傷其  
心尚公言下大省自是平生恥言人過失言其長不言其短卒為長厚君子今吾賴數三奴僕得以任使而何可譽其  
不材哉牛畜尚然况其有知聞者乎凡人詭比則阻推言則與所使之不材迨吾之失之相待也  
箕子封朝鮮設禁八系相盜者沒入為其家奴婢東旺奴婢蓋始於此士族之家世傳而使者曰私奴婢官衙州郡所使者曰公奴婢年  
代愈近漸至為盛於是慮其爭奪之相尚無并之旨遂設官以理之其禁防甚嚴矣東旺有奴婢不有補於民教所以內外等貴賤禮義行靡不與



